

正氣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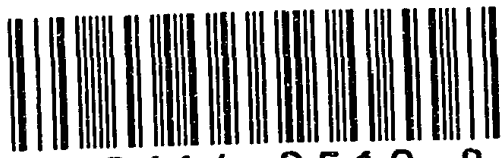
卷之四 雜著 正氣歌

正

氣

歌

吳祖光戲劇集之一



3 0614 2510 8

本書專供閱讀之用，作者保留轉載，翻譯，演出，改編，廣播，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不論職業的業餘的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徵得作者或其代理人之同意，否則當照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

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

本劇作者及各地代理人通訊處如下：

南京：白下路中國農民銀行吳皋先生

重慶：中一路新民報社楊鍾岫先生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轉作者本人

北平：東交民巷瑞金大樓新民報社馬彥祥先生

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

事謬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簣。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氣捐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柏。

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舌，侍中之血；日月輜光，山河改色。

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霆。干將莫邪，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

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王炎午望祭文丞相——

8546

438

2

1

序 幕

人物：

老人 孩子

一個靜靜的夜晚。

一片無人經過的鄉野。

夜深了，大地在朦朧裏。地上長的是沒脛的荒草，草叢裏一條模糊的小路蜿蜒地伸張出去，伸張到不可知的地方。路兩旁是無盡的森林，細長挺直的樹幹錯雜的排列，從樹上面斜斜地伸下來幾根帶着枯葉的枝條，在晚風裏擺動，發出簌簌的聲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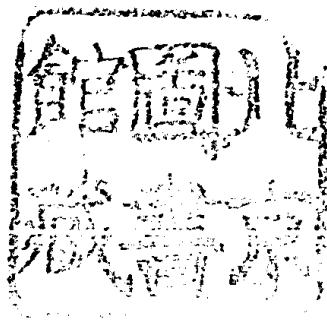
天色是陰沈的，疎落的幾點寒星閃閃鑠鑠地映眼睛。

是深秋的季節，天地間充滿着的是肅殺之氣。

小路上有了響動，樹林裏伸出一盞燈籠，走過來兩個人，他們拂開了攔路的荒草和樹上垂下來的枝葉，互相扶持着走出了林子，燈籠的光照見了一個是白頭髮，白鬚鬚，佝僂着背脊的老年人。另一個是十二三歲的男孩子，烏黑的短髮披在前額和肩上。

他們同時站定了腳——

158965



老人（斜過身去對着遼遠的天涯，沙啞的聲音衝破了夜的寧靜，他朗誦着一首

詩句）

辛苦遭逢起一經，

干戈落落四週星；

山河破碎風拋絮，

身世飄零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

零丁洋裏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孩子（恐怖地抓住老人的衣服）爺爺，您說些什麼呀？您看這地方漆黑漆黑的，爲什麼半夜三更地帶我到這兒來呢？這地方……這地方……

老人（摸着孩子的頭）你害怕嗎？

孩子（勉強地）不，我不怕。可是……這地方，人家說一到天黑就有人走出來，也有哭的，也有笑的，也有混身是血的，也有伸着舌頭的，也有沒有頭

的……（東張西望，忽然指着遠處狂喊起來）您看！那是……那是……

老人 孩子，有爺爺在這兒，你怕什麼？

孩子 我……我沒說我害怕，我不怕。

老人 好孩子，（把燈籠照地下）那麼你把這個檢起來。

孩子 （彎下腰去，拾起一根骨頭來）爺爺，這是一根牛骨頭，有什麼用呢？

老人 （接過來）這不是牛骨頭，這是人骨頭。

孩子 （大驚）怎麼？人骨頭？這兒……這兒有鬼？

老人 沒有鬼。他們不是鬼，他們是爲國家死的，他們都升天了。

孩子 （恐怖地）爺爺……

老人 爺爺嗎？爺爺今年七十多歲了，也快死了……（痛苦地）可是爺爺死了之後是不能升天的。

孩子 （急得要哭出來）您怎麼盡嚇唬我呀？爺爺……您說話呀！爺爺。

老人 （溫柔地）孩子，你別怕，你聽我跟你說。好些年以前，那時候，爺爺頭髮還沒白，還沒留鬍子呢……那時候這地方……

孩子 這地方怎麼？

老人 這地方是戰場，是大宋朝的兵隊跟蒙古兵打仗的地方。

孩子 這骨頭就是那時候打死的人了。

叔人 可不是嗎！他們爲着保護國家戰死在沙場上，沒有人收他們的屍首，現在只剩下幾根骨頭了。可是這地下都流滿了他們的鮮血，這些草，這些大樹，都是他們的血肉培養大的。

孩子 （感到興趣，忘了害怕）打仗？他們怎麼打呀？是不是騎在馬上，這麼一刀，一槍……（眼睛望着遠處，又怕起來）那兒！那兒！是什麼東西呀？

老人 孩子，你沈住氣，別害怕，聽爺爺有話跟你說。（靜默）

孩子 我不怕，您說吧。

老人 孩子，你今年十二歲了，你爸爸不在。就只有爺爺照應着你。可是爺爺是七十多歲的人了，沒有幾年活了，爺爺只有你這麼一個孫子，總得想法子叫你成一個有出息的孩子，不能叫你將來像爺爺自己似的，走錯了一步路，就後悔一輩子。

孩子 爺爺，我不是個壞孩子呀。

老人 你不是壞孩子，可是你還得學好哇。今天我要給你講一個故事，教你怎麼學好，怎麼作人，教你怎麼死。

孩子 （驚叫）死？我才十二歲呀！爺爺！

老人 你明白爺爺的話。可是孩子，你聽我說：人不論活多大歲數，全都有死的時候，可頂難的，就是怎麼「死」了。有的人死了，過了幾千年幾萬年，人家都忘不了他，佩服他，誇獎他。有的人死了，過了幾千年幾萬年，人家也忘不了他，可是都罵他，看不起他。有的人活着沒有人知道他，死了也沒有人知道他。又有人活着作了對不住人，對不住自己的事，老了的時候死不

死，活不活，有一肚子的苦說不出來。……

孩子 爺爺，您說的是什麼呀？您不是說要跟我講故事嗎？

老人 對了，孩子，你聽我跟你說，好些年以前，那時候，爺爺頭髮還沒白，還沒留鬍子呢。那時候還是我們偏安江右的大宋朝廷，可是主上昏庸，羣奸當國，君子道衰，小人得勢，朝廷上壞人多，好人少。文官是貪賊枉法，魚肉人民；武官是貪生怕死，無惡不作；老百姓一個個怨聲載道，四處的盜匪橫行是不用說了。蒙古人乘虛而入，從北方興兵犯境，勢頭子真像排山倒海一樣；可憐我們這些老弱殘兵，怎麼抵擋得住呢，眼看着他們殺人奪地。不上幾年功夫，這川，楚，江，淮的半壁江山，都成了異族天下。（低頭唏噓）

孩子 （睜大着眼睛）爺爺，後來呢？

老人 就是這樣，朝裏的大臣居然瞞着皇上，說是我們打了勝仗，大家還是昏天

黑地。可是「疾風知勁草，亂世顯忠臣」。這時候到底是出了幾個驚天動地的好漢子，頂天立地的大英雄，給我們黃帝子孫爭了一口氣。（一把抓住孩子）孩子，你聽我從頭說起吧。那時候，天下大亂，刀兵四起，（四下指點着）無數的好百姓家破人亡，流離失所，在那千山萬水間，真是哀鴻遍野！

「一聲巨響，燈籠滅了。
舞臺全暗。」

第一幕

第一場

人物：

老翁 長子 長媳 男孩 次媳 襁褓中的幼兒 次子

景同序幕。

沈重的喘息聲，幽長的嘆氣。

星光漸明。

男女難民上場。

長子扶掖着老翁，長媳攙着男孩，次媳抱着襁褓中的幼兒，次子走在最後。他們都衣服襤褸，精神萎靡；一個個垂頭喪氣，勉力地拖動着艱難的步子。

7

老翁 （疲乏的聲音，淒然長嘆）唉……

長子 （關切地）爸爸累了？

老翁 你們聽！後邊沒有什麼聲音了，大家歇一歇罷。

〔衆人止步，長子扶老翁坐石頭上。〕

長媳 （親着男孩的臉）孩子……

〔次媳抓住長媳的膀子，低聲地哭了。〕

長媳 咳……（相對悲泣）

老翁 唉！我們造了什麼孽啊？一年到頭盡在逃難，逃難。好好的一家人逃得七零八落，那兒是我們安身的地方？

〔大家都垂下頭去，只有次子擡起了頭，眼睛裏放出憤怒的光。〕

〔林內呼呼風響。〕

長媳 （摟着男孩）冷嗎？我的好孩子。

男孩 （大哭起來）媽……

長媳 （哽咽着）孩子，你哭什麼呀？

男孩 餓呀，我餓呀！

長子 （痛苦地）不要哭了，孩子，你看，（指老翁）爺爺不也是沒有喫東西嗎！歇一歇，再趕幾里路就有喫的了。

男孩 （哭着）騙我，騙我……前邊沒有喫的……沒有喫的……

老翁 (拭淚) 可憐的孩子……

〔次子奮然轉身向林中走去。〕

次媳 (急上前抓住他) 怎麼？你要走？

次子 (站住，憤怒地) 要走。

老翁 (立起身來，戰抖着) 你還是要走，在患難之中，忍心撇下家人老小……

次子 (默然，低下頭去)……

老翁 ……你不要家了？

次子 我們還有家嗎？

老翁 咳！(廢然坐下)

長子 兄弟，你不能撇下我們走啊，你還有孩子。

次子 (握拳欲擊) 我怎麼能夠這樣忍辱偷生呢！

老翁 你要去打仗。我們幾十萬大兵都打不過人家，你一個人有什麼用呢？

次子 (忿忿地) 我要去拚命！誰也攔不住我！

老翁 (大怒) 好！你走，你走吧！我管不了你，我也用不着你……

〔次媳大哭。〕

次子 不要哭。(走向老翁) 爸爸……(跪下也大哭)

〔衆人同聲悲泣。〕

次子 (仰起頭來) 爸爸不會忘記，從小是怎麼希望我們的，您教哥哥習文，弟弟習武，您說：「文能安邦，武能定國。」

老翁 (茫然自語) 我是這麼說的？

次子 如今，我們的國破了，家亡了，逃難逃了半年，離家越來越遠了；可是，我們逃到那兒去呢？我只有二十幾歲，是年輕力壯的時候。自幼練就了全身武藝，不能雪國恥，報家仇，反而一年到頭的逃難。(大聲) 我沒有臉逃難呀！逃來逃去，什麼時候算了？我不能再逃了，我要投軍殺賊，不負這昂藏七尺之軀，您放我走吧。

老翁 好。(淚隨聲下) 你走……

次媳 (木立着) 怎麼？

次子 兒子不孝，不能侍候您了，下輩子再報您的大恩吧。(站起身來) 哥哥，嫂嫂，(看着次媳) 你……你們好好照應着爸爸。

次媳 (攔住他) 你不能走呀！(舉起幼兒來) 這孩子，還有我，我們……(抽咽不能成聲)

〔幼兒也「哇啦哇啦」地哭起來。〕

次子 我顧不得你們了，爲國不能爲家，我對不起你。（轉身要走）

次媳 你走！（把幼兒放次子懷裏，從身上摸出一把刀來，慘笑）這把刀是你給我防身的，現在……（引刀自刺）

〔衆人驚起。〕

〔次子猛地抓住她握刀的手，刀落地，用腳踏住。〕

〔次媳痛哭。〕

老翁 （沈重地）不要這樣。他是應當走的，在這國家遭難的時候，男兒報國是分內的事，我們應當是父勉其子，妻勉其夫。放他走，教他爲國殺賊，等到國家太平，大家自然能夠相見。

次媳 （止泣，拭淚）是。

次子 以後是天南地北，不知道什麼時候再見，也許就不能夠再見……

〔次媳不答。〕

次子 （慘然）你年紀還輕，不要爲我耽誤了青春……

〔仍不答。〕

次子 ……你可以自己打算。

次媳 （慢慢擡起頭來）你認錯了我，我要立志撫養我們的孩子成人，讓他繼承

他的父親……

老翁 這才是我的好孩子。

長子 兄弟！你放心走罷，「文能安邦，武能定國。」你要對得起國家，我做哥

哥的也不能對不起你。爸爸有我侍奉，弟媳婦同姪兒有我照管。等我們找到了安身的地方，我自己也要想辦法，決不能辱沒了我的兄弟！

次子 那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吻着幼兒的臉，仍交回次媳）爸爸！哥哥！嫂

嫂！（目視次媳良久，又撫摸男孩的頭）我去了！（轉身向林中走去）

次媳 （向林中進去）你到那兒去呀？（又站住）

〔回答她的只有狂風的怒吼，黃葉蕭蕭地落下來。〕

〔女人們悲泣着。〕

老翁 （擡頭望着漆黑的天空）上天保佑他！保佑我們殺盡敵兵，光復故土。保

佑我的兒子成功回來！保佑我們重返家園，一家團聚。

〔順風傳過來喧嘩的聲音，馬嘶，人喊，蹄聲雜沓，還夾着金戈之聲。〕

長子 聽！

老翁 什麼聲音？

長子 （憤恨地）蒙古兵！

長媳 怎麼？蒙古兵又來了？

次媳 (抱緊幼兒，拾起地上的刀，放入懷中) 我們……

長子 (對大家) 快走！

老翁 又要走嗎？

長子 (去扶持老翁，咬着牙) 走！

男孩 (一把抱住長媳的腿) 我餓呀！我走不動了呀！媽！——

老翁 (顫巍巍地站起身來，淚流滿面) 可是，我們往那兒走呵？

〔舞臺全暗。〕

第二場

人物：

葉宮人 翁應龍 賈似道 七夫人 門官 史良清 美女 女尼妙香

亂世的另一角落。

晏安逸樂的南宋都城臨安。

西湖葛嶺，賈似道的太師府邸。

府邸的內院，曲篁成林，搖曳生姿。

聳立着的是飛閣流丹，雕欄玉砌的「半閒堂」。

屋簷下掛着的鸚鵡，在整理着自己的羽毛。

午後，珠簾半捲，太陽光照進堂來愈顯得几淨窗明。

日長人靜，庭院沈沈，葉宮人綾羅遍體，衣履若仙，站在墻前調弄鸚鵡。

葉宮人（下稱葉）（低吟道）

夕陽無限好，

參差映翠樓；

日長深院靜，

鸚鵡伴人愁。

〔堂吏翁應龍拱肩縮背，從後面悄悄走上。〕

葉（自言自語）鸚鵡，鸚鵡，你那兒知道我的心事呵。

翁應龍（下稱翁）等我來猜猜罷。

葉（喫驚，急回過身來）誰？噢，是翁師爺。

翁（躬身）是我，葉夫人一個人在這兒麼？太師爺呢？

葉 太師爺在睡午覺，還沒起來，翁師爺有事嗎？

翁 (奸笑) 沒事，沒事。(東張西望)

葉 少陪了，翁師爺。(轉身要走)

翁 (吞吞吐吐)……葉夫人……葉……

葉 (止步) 什麼事，翁師爺？

翁 我，我！我要問您一件事……我剛才……好像聽見您說……

葉 (紅了臉) 我什麼也沒有說呀。

翁 我聽見了，您對着鸚鵡……

葉 (強辯) 沒有，沒有，我沒有說什麼。(還是要走)

翁 (橫身上前) 葉夫人。

葉 (變色) 您要……

翁 (躬身) 請慢走一步，(誠懇地) 小人斗膽，要跟您說幾句話。

葉 你有話說好了。

翁 葉夫人今年不過十八九歲吧？

葉 (不耐煩) 喲。

翁 自從夫人到太師府來的時候起，我就留了神，總覺得您眉目之間像是很憂愁

的樣子，想來……

【葉官人漸俯下頭去。

翁（窺伺着葉的臉色）想來夫人定有滿腹心事……我說得對嗎？

【葉不語，以袖拭淚。

翁（又進一步）聽說……（四下張望）我聽說夫人是太師爺從宮裏請出來的，是嗎？

葉（忿忿地）什麼請出來，他簡直是強搶哩。

翁（裝作驚愕）呵！太師爺居然敢到皇宮裏去搶人，難道說，萬歲爺就不動氣麼？

葉動氣？敷衍都來不及，還會動氣？

翁（似乎是感慨無窮）咳！居然有這種事。真是人倫大變了。（搖頭不已）
【葉掩面低泣。

翁咳！不像話，不像話。怎麼？您哭了！是想起萬歲爺了嗎？

葉（把身子一扭）誰想他。

翁那麼一定是想別的人了，是吧。我猜得不會錯的，我說夫人有心事，那一定是有心事。

葉 翁師爺，不要胡說，我想問你一件事……

翁 您問吧，我知道的一定說。

葉 在宮裏我就聽說了，可是說是瞞着萬歲爺的，誰都不敢說出來！

翁 什麼事呢？

葉 到了這兒，大家也都不提起，我也沒敢問。

翁 我的夫人，說吧，到底是什麼事呢？

葉 我聽說襄陽城已經被蒙古兵圍了三年了，有這事嗎？

翁 (打個哈哈)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我們丟的地方多得很，一個襄陽城，算得了什麼？

葉 我就問襄陽城，這是真的嗎？

翁 真的，整圍了三年了，一點兒不假。

葉 守城的將軍是誰呢？

翁 是襄陽太守呂文煥。

葉 聽說這三年裏頭，朝廷沒有一兵一卒去救他，也是真的嗎？

翁 襄陽城結實得很，他們說起碼可以守十年，那當然就用不着去救他了。再說，朝廷裏的大臣誰不願意在家裏享福？誰願意千里迢迢地去送死？難道真

跟自己的命過不去嗎？

葉 那末說，呂文煥將軍就該一個人受苦嗎？

翁 這真是婦人之見了，我們太師爺說得好：「那算是呂文煥運氣不好，倒霉就完了。」

葉（怒極）那末我再問你，這麼大的事，你們爲什麼瞞着萬歲爺呢？

翁 叫萬歲爺知道了，也沒有什麼用處哇！他豈止襄陽城被圍不知道，丟掉了那麼些地方他全不知道。

葉 我總覺着不對，要是有一天讓萬歲爺知道了，那才不像話哪，而且總有一天蒙古兵一直打到臨安，你們不是也沒有好處嗎？

翁 那……太師爺自有辦法。

葉 我再問你，襄陽到底還能守多少時候？

翁 夫人，我也要問您了，您這麼關心襄陽，襄陽城裏有讓您關心的人吧？

葉（低頭）我有一個親戚在那兒。

翁（大笑）什麼親戚？我早就猜出來了，您的心事就是這個，這瞞不過我。（偷看葉的臉色）可是您現在跟着太師爺享受榮華富貴，還有什麼不足的，再說襄陽已經圍了三年，人死得橫是差不多了，又不能跟外頭通消息，說不

定……

葉 (不由得一把抓住他，卻又趕緊縮回手來，紅着臉) 真的？(以袖拭淚)

翁 (假慈悲) 唉！可也是，太師爺這麼大歲數的人了，夫人卻又正像一朵鮮花似的，真是一朵鮮花插在牛……咳！我倒是有個法子……

葉 (驚喜，湊上前) 你？

翁 (點頭) 是我，我今年只有二十歲，還沒有成家，我看……(漸向葉湊近)

葉 (大驚) 你……你……

翁 (跪下，拉住葉衣) 可憐可憐我吧，夫人……

葉 你敢，(後退) 不要臉的東西，你們上上下下沒有一個好東西！

翁 (膝行上前) ……夫人。

葉 你不要命了，這是什麼地方？

翁 (挺起胸來拍着肚子) 夫人，你不要嚇唬我，我姓翁的敢作敢當。

【後堂傳過來一陣男女的笑語聲。

翁 我敢作(怔住)……

葉 好哇！太師爺來了，你敢作敢當吧。

翁 (伸手打了自己一個嘴巴) 我不是人，我簡直是畜牲，我不敢。(爬下磕了

一個響頭)葉夫人，我一時胡塗冒犯了您，您千萬別告訴太師爺。(站起來自言自語)還是命要緊。(抱頭鼠竄而去)

〔賈似道與七夫人各手捧裝蟋蟀的罐子上。〕

葉 (行禮)參見太師。

賈似道(下稱賈) 好，你原來在這兒，我睡醒了找不着你，不知道你跑到那兒去了呢。走過來！(上前托着葉的下頰)好孩子，又哭了嗎？(把七夫人一把扯過來)你勸勸她。告訴她太師府裏不比皇宮裏好玩得多嗎？哈，哈，哈……

七夫人(下稱七) (妖裏妖氣地一撇嘴)哼。

賈 來，來，看我們鬥蝓蝓兒(把兩個蝓蝓罐放在石凳上，打開蓋子)喝，好大的個子！

七 這個大紅頭的，是我花二十兩銀子新買來的。

賈 我這個也不錯呀。

七 一定是我這個好。

賈 空口說不算，鬥一鬥試試。

七 那還怕你，今天賭什麼？

賈 賭二十兩銀子好了。

七 我才不要呢。

賈 你要什麼？

七 我要昨天趙侍郎送給你的那個珍珠織的葡萄架。

賈 那不成。

七 (撒嬌) 不成，我不玩了。

賈 好，就是葡萄架。要是你輸了呢？

七 (笑着) 我不會輸的，要是輸了……二十兩銀子。

賈 誰稀罕，你要是輸了…… (摸着七夫人的頸子，對着耳朵說了幾句話，然後

放開，大聲) 好不好？

七 瞎說。

賈 (大笑) 好，就是這樣，鬥起來。(抓住葉) 你來看呀，別這麼不高興。
葉 是，太師爺。

〔三人擁在一堆鬥蟋蟀，賈用蟋蟀草在罐中撥動。〕

〔賈與七夫人各爲蟋蟀助威。〕

〔罐裏蟋蟀叫聲。〕

賈 (大笑) 好，我贏了。

七 (倚在堦上) 咳……

賈 (張開雙手) 你輸了，怎麼樣，過來吧。

七 (站起來) 氣死我了。

賈 聽見沒有？你輸了。

七 不幹。(笑着，轉身就跑)

賈 豈有此理。(追她)

〔兩人跑了一圈。〕

賈 (氣喘吁吁，對葉) 幫我的忙呵！攔住她。

〔門官上，幾與賈相撞。〕

賈 (大喫一驚，定睛一看) 混帳東西。

門官 (下稱門) (趕緊跪下) 太師爺。

賈 什麼事慌慌張張的？

門 稟太師爺，臨安知府史良清求見。

賈 混帳東西，我今天不會客！不知道嗎？

門 稟太師爺，他已經進來了。

賈 (大怒) 該死的奴才！誰叫你們開門的？

門 稟太師爺，奴才沒有開門。

賈 混蛋！那麼他怎麼能進來？

門 稟太師爺，史老爺是從狗洞裏鑽進來的。

賈 (訝然) 什麼？鑽狗洞？

門 稟太師爺，奴才告訴他，太師爺有令：今天不開大門。他說，進小門也成。

奴才說，小門也沒有，只有一個狗洞；他老人家就從狗洞裏爬進來了。

賈 他有什麼要緊事？要從狗洞鑽進來。

門 稟太師爺，是有要緊事。

賈 咄！(點頭) 你替他說話，他給了你多少錢？你說？

門 (磕頭) 稟太師爺，奴才不敢。

賈 不敢。你告訴他，(大聲) 不見！

門 稟太師爺，史老爺是送禮來的。

賈 (大為活動，卻裝作漠不關心) 誰稀罕他的禮……他……(訥訥地) 他送

什麼禮？

門 稟太師爺，有一個好蝨蟲兒。

賈 這有什麼稀奇！

七 不稀奇？我要！快叫他進來！

賈 不要，不要，不要……

門 稟太師爺，還有一個挺俊的小媳婦。

七 哼！又是一個妖精！不要，不要！

賈 爲什麼？（對門官）去，傳史良清！

門 （磕頭）是！太師爺。（爬起來，下）

〔葉宮人返身疾下。〕

賈 （對七）一個蚰蚰兒有什麼稀奇？這麼不見世面。

七 不見世面，我還要贏那個葡萄架呢。你原先說不見人家，爲什麼又見了呢？

你準是又看上了那個什麼小媳婦，小妖精了。

賈 胡說，什麼看上了？我還沒看見呢。

七 我早就知道你……

賈 （回頭見葉已去）外客來了，你們女人家總該迴避一下，沒有說在這兒噉噉的，叫人家看見了，說我太師府裏一點規矩都沒有。

七 噉噉的，你還有什麼規矩，再說這種拿女人作搖錢樹的鑽狗洞的傢伙也算不

得客人。

賈 你看，葉夫人多懂規矩，已經迴避了。

七 好哇！她懂得規矩，我不懂得規矩，她要是懂規矩你還不會從宮裏搶她出來呢，我就不進去，我要看看那小妖精，是長得什麼個妖精像兒。

賈 (怒) 你再胡說！

七 (酸氣沖天) 本來末……

賈 (無可奈何，搖手) 別說了，別說了！來了。

〔門官領史良清與美女上。〕

〔史良清滿面滿身泥土，狼狽不堪，手捧漆盒一隻，躬身疾趨而進。美女隨後，不勝羞澀之態。〕

門 臨安知府史良清告進！

〔門官下，史良清與之拱手謝別。〕

〔史良清與美女同跪倒。〕

史良清 (下稱史) 卑職史良清叩見太師爺。(看見七夫人) 叩見夫人。

賈 毋。請起吧。(目光注視美女不瞬)

史 不敢，不敢。

賈 起來吧！起來好講話。

史 謝太師爺。（同美女起立）

〔七夫人見他混身泥土，不覺噗哧一笑。〕

史 卑職無狀，因相府森嚴，不得其門，乃由狗洞鞠躬而入，弄得衣冠狼藉，夫人見笑，實在罪該萬死。

七 我沒笑你。嘿！你手裏捧的什麼呀？

史 夫人，卑職新近重金求得異種蝓蝓一隻，金頭紫翅，勇猛非常，號稱「常勝將軍，當朝一品」，聽說太師爺素好此道，特來獻上。

七 （伸手）拿來。

史 是，夫人。（進將過去）

〔七夫人拿了蟋蟀自己去玩賞。〕

賈 （指美女）這是什麼人？

史 （指美女上前，扶她跪下）小女子良清伺候太師爺。

賈 起來，起來，（攙她起來，端詳她的面孔）今年多大了？

美女（下稱女） （低頭）十七歲。

賈 名字叫什麼？

女 (音細不可聞) 良清。

賈 什麼？

女 (聲音更低) 良清。

賈 (也越說越低) 什麼？

史 她名字叫良清，天良之良，清白之清。

賈 良清？那麼你的名字呢？

史 (肅然垂手直立) 正是與卑職同名。

賈 這是爲什麼呢？

史 如果她可以有福服侍太師，那末太師叫起她的名字的時候，就可以常常想到卑職這麼一個人了。(脅笑不已)

賈 (一把抓住女手哈哈大笑) 史良清，你有什麼事來求我的嗎？

史 (躬身) 卑職蒙太師知遇隆恩，任職臨安知府，真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兢兢，不知所之。雖不能常在太師駕前晨昏定省，然而常自誓效忠太師，赴湯蹈火，是在所不辭。(慘然) 卑職行年六十，服官三十餘載，(哽咽) 依然兩袖清風。此後……全仗太師栽培。

賈 (似大爲感動) 我也念你衰老可憐，正在想替你設法呢。

史 (下跪，感激涕零) 知遇之恩，何以爲報？卑職生當銜環，死當結草。
……前幾天吏部尙書出缺未補。

史 (張口結舌) 啊……

賈 (沈思) 我看，你可以去試一試怎麼樣？

史 (大喜過望) 太師爺真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連磕響頭)
何必這樣，起來，起來，回去靜候旨意好了。

史 (又磕三個響頭，爬起來) 唉……此後有生之年，盡是報恩之日。

賈 好了，好了，(向七夫人招手) 過來！

七 什麼事呀？

賈 費你的心，去把葉夫人同妙香師太叫來。

七 叫她們幹嗎？我不去。

賈 (央求) 去，去，去，我有事。

「七夫人下。」

賈 (對史) 我有很多姬妾，多半不滿意；只有七夫人，葉夫人，還有桃花菴的一個妙香師太是好的。現在去叫她們出來，配上了這個良清，才真是「四美具，二難并」一那。

史 是的，太師德望可比周公，這內庭佳麗，是少不得的。（舉目四望）這麼府邸實在是富麗堂皇。（嘖嘖稱羨）好極了，好極了！

賈 （得意之至）建造這府邸，很費了我一番心血。我並不要一味的富麗堂皇，所以這「半閒堂」雖然造得精緻，可是這幾棵竹子點綴其間，自然就有一點天然風趣。假如再有幾聲雞鳴狗叫，那簡直就是竹籬茅舍的田園風光了。

史 太師見識高人一等，卑職真望塵莫及。

〔七夫人偕葉夫人及女尼妙香上。〕

〔史良清由竹林暗下。〕

妙香（下稱妙）（行禮）參見太師。

賈 好，好，好，你們都過來。（拉四女站在一起）

七 這是幹什麼呀？

賈 （端詳不已，顧而樂之）好！（拍手）真是一張四美圖，史……（回頭找史不見）咦！史良清跑那兒去了？

〔竹林裏喔喔喔一聲雞啼。〕

〔衆人訝然。〕

〔鴉鴉然犬吠聲震動耳鼓。〕

妙 怎麼一回事呀？太師爺？

〔史良清由竹林裏鑽出來，仍作犬吠，搖頭擺尾似向賈乞憐，衆人狂笑。〕

史 太師，這才真像田舍風光吧？

賈 (大笑) 想不到你還會口技，真是多才多藝……

史 爲犬馬之臣，當效犬馬之勞。

賈 (注視美女) 你這身衣裳不好看。(對妙香) 帶她去換換衣服，晚上叫她到我房裏來。

妙 是。

史 (對美女) 好，你去吧，以後好好兒侍候太師爺。

〔美女點頭，偕妙香下。〕

〔葉宮人偷彈珠淚，悄悄退下。〕

七 (扯住賈衣) 再來鬥蝻蝻兒呀！

賈 怎麼，你還想贏我？

七 可不是。

〔翁應龍手捧文件跑上。〕

翁 太師爺，有一件公文請你過目。

賈 (不耐煩) 什麼事? 你不能辦嗎?

翁 這個事關重要，卑職不敢作主。

賈 (接過文卷，略微一翻，皺起眉來) 這麼些字?

翁 (指定一行) 你看這一段。

賈 (讀) 「中書之政，有所撓而不得行；賢者之車，有所懼而不敢至。都人之異議，何從而消，敵人之心膽，何從而破，將士忠義之氣，何自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自奮發，禍難之來，未有卒平之日也。」 (掩卷讚嘆) 好文章呀!

翁 (示意叫賈讀下去) ……

賈 (讀下去) 「今日之事急矣，臣忠憤激發，干冒天威，乞斬賈似道於市曹以謝宗廟神靈，以解天下怨怒……」 (大怒，擲卷於地) 這是誰? 這麼大的膽子?

翁 (拾起文卷讀頭一行) 勅賜進士及第臣文天祥，昧死百拜，謹奉詔獻書於皇帝陛下……

賈 (大為震驚) 文天祥?

史 (驚惶四顧，好像文天祥就在他的身邊) 文……天……祥。

賈 (切齒) 文天祥!

史 (驚魂稍定) 那末……那末……重辦他。

翁 幸虧大小公文都被我們扣下了，不然還要喫他的虧呢。殺了他完了。

賈 (沈吟良久，搖頭) 殺不得，這個人殺不得，(目視史) 你看怎麼樣?

史 (附合) 是的，殺了他怕出亂子。

翁 有什麼殺不得呢?

史 翁師爺是有所不知，文天祥是寶佑四年理宗皇帝親自拔取的頭名狀元，那年在集英殿對策，主考官給皇上奏章上說：「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本朝得人賀。」可是怎麼着，他成天兒不幹別的，專門跟大官作對，今天要斬這個，明天要斬那個。弄得朝廷上大家真都有點兒怕他，太師……

賈 (搶着說) 我怎麼會怕他!

史 (趕緊改口) 祇有太師爺不怕他。太師爺當然不會怕他的，不過討厭他就是了，可是那些無知無識的人民百姓簡直跟他好得不得了，寧國府的人還給他建了生祠呢。朝廷上也有一幫人一天到晚捧他。所以，殺了他是一點不要緊，可是，我們就是怕……怕麻煩就是了，太師?(惶恐之至) 卑職激於義憤，不覺言多語失，惶恐，惶恐。

賈 (既羞且怒) 哼!

那麼把這個燒掉，不理他算了!

賈 ……不! 你去替我批: 「該文天祥信口雌黃，誣謗大臣，實犯欺君之罪，着即予革退，永不敘用。」

史 「永不敘用」，批得好極了，(把翁扯在一旁，低聲) 這麼批了就行了嗎? 還得給萬歲爺看吧?

翁 (大搖其頭) 用不着，用不着，這就是「御批!」

七 (跑過來，把賈拖過去) 唉! 什麼大不了的事? 這麼嚙嚙個沒完。你看，史老爺送的這個蝓蝓兒好極了，你還敢跟我鬥嗎?

賈 (見史與翁仍切切議論，揮翁使去) 不要議論了，照我的話去寫吧!

翁 是，是。(下)

賈 掃興，掃興! 真是討厭! 來! 我們接着玩兒!

史 是，是，這是蝓蝓……(走上前)

「三人正要去玩，門官匆匆上。」

門 (跪下) 稟太師爺，萬歲爺有旨，請太師爺馬上進宮。

賈 (回過身來，皺眉) 誰說的。

門 稟太師爺，欽差王公公過府，說萬歲爺有旨，有機密大事相商，請太師爺馬上進宮！

〔七夫人扭動腰肢，擷着嘴發出一聲不高興的聲音。

〔史良清躬身肅立，滿面驚惶之色。

賈 (憤憤地) 甚麼欽差不欽差！你告訴他！就是御駕親征，也得等我鬥完蠅蚩兒着。

〔舞臺全暗。

第三場

人物：

江萬里 李茂 呂武 謝枋得 舒有開 賈似道 衛士甲 衛士數人 李宮人 史良清
文天祥 文武官員數人

宋度宗朝廷的一間偏殿，爲大臣治事之所，兩門一通內廷，一通宮外。

殿外是崇樓傑閣，松柏森沈，殿內直立着合抱不擁的金柱，擺列着公案和太師椅。內外衛士環立，劍戟如林。這原是經緯天下的都堂重地，然而羣奸當國，公理淪胥；一切都覺得

魔影重重，黯然無色。

右丞相江萬里坐在公案前，剛寫完了一張短柬。

江萬里（下稱江）（把那短柬折好，捏在手裏呼喚從人）李茂。

〔衛士李茂持戟上。〕

李茂（下稱李）（施禮）侍候丞相！

江（低聲）看看有人沒有？

李（到四下張望）回丞相，他們都站得遠，聽不見。

江好。我告訴你，我就要離開這兒了。

李爲什麼呢？丞相。

江賈太師霸占都堂，閉塞賢路，滿朝都是他的狐羣狗黨，正人君子都快被他殺乾淨了，國土也一天一天縮小。南北幾千里，到處是刀兵烽火，可是皇帝陛下還蒙在鼓裏。照這樣下去，大宋天下是不會長久的了。

李那麼你說應當怎麼辦呢？

江賈太師一手遮天，我入朝一個多月，沒見着一次皇帝陛下；賈太師請我來，不過是要我跟他狼狽爲奸。可是他近來看我出我不是這樣的人了，早晚我總要

李 噢他的虧的。（慘然）我身爲右丞相，不能內除國賊，外禦強寇，被這些卑鄙無恥的小人欺侮得一口氣都不敢出，更說什麼治國平天下！（氣憤填膺）
（感動地）丞相！

江 我枉讀聖賢之書，我沒有臉坐食皇家俸祿，對不住先帝在天之靈。（扼腕）有心無力。所以，我只好走了。

李 丞相，那末我怎麼辦呢？

江 我對不住你，我本來想帶你出來作點事的，可是現在完了。不過我不能就這麼什麼也不管就走，我不相信大宋天下就這麼斷送，我要給國家愛惜羽毛，盡我的力量爲國家保留幾分元氣；朝廷上還有幾個赤膽忠心的人還沒有死，我不能讓他們再白白地犧牲掉。我要叫他們也暫時離開這兒，保全住性命，預備將來重新整頓大宋江山。（舉起手中的信柬）這封信你替我交給學士院的文天祥文大人。

李 文大人？

江 文大人是當代的英雄，將來旋轉乾坤非他不可。（指着信箋）我告訴他，叫他深體時勢，急行引退；離開這萬惡的皇城，去作他一生事業的初步功夫。如果還呆着不走，那是徒然毀了自己，與國與民都沒有好處的。我把你薦給

了他，願你不負我的推薦，願你不負我愛護你的這分苦心。

李 (驚喜，接過信柬，收在懷裏) 是，丞相。

江 你永遠不能離開他，離開了他，你就完了。

李 那是那兒的話，我跟了您十幾年，您還看不出我這個人嗎？您把我薦給文大人，我高興都來不及……

江 (點頭) 你知道這個就行了。(從身上取出一塊黃緞包裹的印信) 這是我的印信，(放在公案上) 放在這兒，對別人就說我走了，不要說別的話。

〔衛士呂武匆匆上。〕

呂武 (下稱呂) (躬身施禮) 啓稟丞相，建寧府教授謝枋得奉詔進京，前來投到，現在午門候旨！

江 (驚訝) 謝枋得！他來作什麼？(沈思片刻) 快帶他來見我。

呂 是！(下)

江 (焦急自語) 謝枋得是一個人才呀，他爲什麼好好的做着教授會被調進京來的，這中間一定有緣故，只怕是凶多吉少。我非得救他不可。(對李茂) 你去看看，留神不要教人偷聽了我說話，我要跟謝教授談一談。

李 是，丞相。(下)

〔呂武與謝枋得同上。〕

呂 謝教授到。

謝枋得（下稱謝）（深深一揖）建寧府教授謝枋得參見丞相。

江（還禮，目視呂武）你下去。

〔呂躬身下。〕

江 謝教授剛到嗎？一路辛苦了。

謝 不敢，不敢，拜別丞相不覺多年了，丞相精神還是這麼好，真覺得高興。

江 謝教授是奉旨進京的？

謝 是的，上月底奉到聖旨說馬上進京。

江 聖旨上說有什麼事嗎？

謝（搖頭）沒有說。

江 我看這件事很奇怪，你知道現在是賈似道太師專權，皇帝已經幾個月不理朝政了嗎？

謝 知道的。

江 皇帝幾個月不理朝政，而會有聖旨宣一個教授無故進京，這是很奇怪的，你知道蒙古族大舉進犯，勢如破竹，現在已經是山河破碎，時勢危險到萬分了

嗎？

謝 也知道的。

江 你知道襄陽被圍三年，呂文煥孤軍抗戰，危如懸卵，而朝廷沒有一身一卒去救他嗎？

謝 都知道的，而我在建寧府還把賈太師專權這件事出了一個題目，交給學生去議論。現在外面的人民都非常關心這件事。

江 (大驚) 怎麼？你曾經同學生議論賈似道的政事嗎？

謝 (冷靜地) 是的。

江 那麼你快說，這題目怎麼說的？

謝 有這麼幾句：「權奸誤國，敵兵必至，宋室必亡。」

江 這你就闖了大禍了，這當然是賈似道假傳聖旨，宣你進京，你現在處境非常危險。

謝 (毫無所動) 在我接到聖旨的時候，我也會這麼想過，我覺得作臣子的，看見國勢如此危急，不能坐視不救，個人的安危是顧計不到的。

江 你打算怎麼辦呢？

謝 我憑着我的忠心，但求一見萬歲。

江 (搖頭) 你不會見到萬歲的，賈似道不會允許你見到萬歲的。你應當知道我是愛惜你，不願你白白被奸臣陷害，你應該趕快走。

謝 (堅決地) 我要試一試我的力量，我要盡我的力量！

江 (感動地) 好的，我不能勉強你，(用力抓住謝的兩臂) 但願你沈着應付，平安無事。而且希望你將來能到我的家鄉饒州來看我，那時候我們再暢談。

(欲行)

謝 (急切地) 怎麼？丞相要離開這兒？

江 (忍淚) 是的，我老了……我不如你，可是我一言難盡……(大聲) 李茂！

〔衛士李茂上。〕

李 (行禮) 侍候丞相。

江 剛才我對你說的話，你不要忘了。

李 (肅然) 我終身不敢忘。

江 我走了，我馬上離開臨安回饒州去。

李 我來護送丞相。

江 (搖手) 不要，你有更要緊的事要去作，你下去吧。

李 (哽咽) 是，丞相。(行禮下)

江 (看着李下去，回過頭來) 謝教授，我們後會有期。

謝 (搶上一步) 我永遠忘不了丞相待我的好意。

〔江萬里淚流滿面，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他狠着心腸蕭然下堦而去。風吹動他銀色的鬚髮，他漸漸去遠了。〕

〔謝枋得目送他走遠，回過身來，看見桌上的相印，不覺黯然。〕

〔諫議大夫舒有開，像是已經偷聽了半天，由外面輕輕趕上，故意地咳嗽一聲。〕

謝 (驚急回過身來) 舒大夫。

舒有開 (下稱舒) (滿臉堆笑) 噢，謝教授。

謝 大夫好？

舒 (趕緊行禮) 好，承問，承問，教授好？教授什麼時候進京的？

謝 (不注意舒的問話) 大夫該是很忙罷？

舒 (笑) 不忙，不忙，閒得很。

謝 (大不謂然) 閒得很？我看大家真是閒得很，真想不到國事危險到這樣的時
候，大家居然還能這麼清閒，我剛才走在街上，看見臨安還是照舊的花花世
界，好像強敵壓境完全不算一回事的樣子。咳！平民百姓們不明大體，歌舞
昇平也還罷了，我們作臣子的總不該……不該這麼荒唐吧？(越說越氣) 我

們能說這是閒得很有時候嗎？舒大夫，這不是太沒有心肝嗎？

舒 （像是大受感動地長嘆一聲）不怪教授生氣，事情真是越來越不像話了，朝廷上的好人都擠光了，留下像我們這樣的，誰還敢說一句話。

謝 （怒氣稍息）這麼說來，舒大夫也是個有心人？

舒 咳！有心，有心，有心無力，又有什麼法子！

謝 舒大夫不可以不可以告訴我一點朝廷上的情形？

舒 告訴了，徒然叫教授傷心，我看還是不說也罷。

謝 賈太師還好嗎？

舒 賈太師好的很，昇官，發財，西湖上造了「半閒堂」，把貴妃搶去作太太，尼姑，妓女，都作了夫人，玩得可熱鬧呢！

謝 （勃然）他不知道蒙古兵入寇？他不知道襄樊被圍？

舒 （大笑）知道！知道！

謝 大家都知道？

舒 都知道，只有一個人不知道。

謝 （訝然）誰不知道？

舒 （必恭必敬地）只有皇上不知道。

謝 (憤極) 呸！你們這是玩的什麼把戲？

舒 (狂笑) 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能叫你老兄嚇一大跳，就是這個把戲。

謝 哼！舒大夫，我看你還夠朋友，你給我去想法子，我馬上要見萬歲。

舒 (側耳傾聽，指殿外) 太師到了。

【賈似道著朝服，衛士甲及衛士數人隨上。

謝 (一躬) 建寧府教授謝枋得在。

賈 (愕然) 謝枋得教授，噢……(切齒) 你來得好。

謝 請問太師……

賈 我沒有功夫，萬歲有急事召我馬上入宮。(向裏走)

謝 (跟上去) 我同太師一塊兒進去。

賈 (怒) 你好大膽子！

謝 我也是聖旨召見的。

賈 (目視舒) 這件事你給我辦！我沒有功夫。(向裏走)

【謝跟上，被賈衛士交戟止住，賈昂然入內，半數衛士後隨。

舒 (走上前) 謝教授，您是明白人，您不必叫我們太麻煩。

謝 你說什麼？

舒 (目視衛士) 我請您跟着他們走。

〔衛士上前。〕

謝 (厲聲) 昏了你的頭，你知道我是什麼人？

舒 (陪笑臉) 知道您是名振當代的謝進士，謝教授，(面色一變) 可是，這年頭兒全說不上，就算您是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到了倒楣的時候，還是得認倒楣。

謝 (氣得面目更色) 你放明白了，我是奉旨進京的。

舒 是啊！「權奸誤國，敵兵必至，宋室必亡。」萬歲爺說你這幾句話說得真透澈，所以把你調進京來，要傳旨嘉獎。(從袖口裏拿出聖旨) 聖旨，下跪！萬歲。(慢慢跪下)

舒 (宣讀聖旨) 「建寧府教授謝枋得怨望騰謗，妄議朝政，經諫議大夫舒有開上疏彈劾，實犯大不敬罪，著竄逐興國充軍，望詔謝恩！」

〔謝枋得不等聖旨讀完，已經站起來，卻立倚柱，氣堵咽喉，說不出一句話。〕

舒 (把聖旨收回袖內譏誚地) 就是這回事，我認識你是建寧府教授謝枋得，你這回可也認識了我諫議大夫舒有開！

謝 ……

舒 (得意地) 唉！你們就是不能安分。我勸你們讀書人以後少管閒事。你們以

爲你們離臨安遠得很，只顧自己說話說得痛快，誰知道你們的事，我們沒有不知道的。你受到的這點處分實在太運氣了，興國是一個好地方，我勸你以後……

謝 (突然) 住口！馬上送我走！

舒 (出其不意，嚇了一大跳) 啲……這也……這也不能怪我呀！這是賈太師……

謝 (滿腔怨氣發出來的一聲) 哼！(疾行下殿)

舒 (瞠目視之，不自禁地) 好漢子……(發覺謝已去遠) 走，走！(帶着兩個衛士追下去。)

〔女子哭泣聲，男人吆喝聲。〕

〔遠遠地，侍衛們簇擁着賈似道，押李宮人上。〕

賈 (怒沖沖地一屁股坐在太師椅上) 好！好！(用手亂抓着自己的鬍子) 你好大膽！好混賬！給我打！

〔衛士甲將李宮人持鞭力撻。〕

〔李宮人宛轉鞭下，呼號欲絕。〕

賈 (用手止住施刑者，申申而詈) 好哇！我難得清閒，在家裏好好地玩一天，

皇帝老子催命似地把我催到宮裏來，我當是爲了什麼國家大事，原來是問我襄陽被圍三年，爲什麼瞞住他。好哇，我們滿朝大臣三年來的心血，讓你一句話給斷送了。難道說滿朝大臣都沒有了耳目，能叫皇上聽信你一個婦人之言？你以爲賈貴妃一死，我的冰山就算倒了，你們就把我也一齊推倒。殊不知我是兩朝元老，就是皇上也要怕我三分。是啊！襄陽樊城是快守不住了，蒙古兵是快打過來了，我們是一直打敗仗。可是，這跟你有什麼相干？要你去獻殷勤，要你去充能幹，到了這兒怎麼樣？皇上把你交給我，說這造謠之罪由我處置，你這是存心害我，我不能饒你！非活活地打死你，才消我心头之恨！給我打！

〔衛士甲繼續鞭撻李宮人。〕

賈
（捧腹大笑）打得好，打得好！

〔李宮人倒地暈絕。〕

〔史良清匆匆上。〕

〔史良清新換的朝服，極靦腆不安。〕

你來作什麼？

史
（非常嚴肅地）太師爺，我們的對頭來了。

賈 你說什麼？什麼對頭？

史 死對頭，文天祥。

賈 (喫驚) 文天祥，他來作什麼！

史 不知道，我剛在路上看見他，馬上就要到了。

賈 這時候跑來，又沒有好事。(怒罵) 這個混賬東西！

史 (指李宮人) 看來這個得趕快攙開。

賈 費話！費話！這還用說，趕快！趕快！

史 是，是，是。

〔史良清同衆衛士把李宮人移下殿去。〕

〔賈似道端坐椅上，衆衛士復上，環賈立定。〕

〔賈似道坐立不安。殿內外鴉雀無聲。〕

殿外高叫 文大人到。

〔文天祥上。〕

文天祥 (下稱文) (看見空氣這麼緊張，爲之一怔，立定四顧，發現了賈似

道，就躬身施禮) 賈太師。

賈 (故意裝得大模大樣，略略點頭) 咄！

文 (注視賈不語)……

賈 (慌忙下位)文大人……有什麼事嗎？

文 (威怒)國家到了今天，不能不說是太危急了，太師負天下安危之重任，不知道發奮圖強，抗敵禦侮，卻一味地宴安佚樂，誅鋤異己，真教人不可解！

賈 (奸笑)文大人到底爲了什麼？

文 (壓抑住感情)有一件事不明白，特地來請教太師。

賈 (硬着頭皮)什麼事？你儘管說。

文 請問謝枋得教授犯了什麼罪，要充軍到興國去？

賈 謝教授……他怨望騰謗，妄議政事，犯了大不敬罪。

文 請問是對誰大不敬？

賈 (張口結舌)對我……就是對皇上！

文 太師不能這麼獨斷獨行，謝教授是我的同年進士，他學問好，心術好，是個赤膽忠心的臣子，決不能作出違法的事，我能擔保他，他受到的處分是冤枉的。

賈 唔，也許是冤枉，然而萬歲爺這樣處分的，我也沒有法子。

文 (厲聲)賈太師……

賈 (止住他) 文大人，(故示懷柔) 說話不要太過分了，你現在極力替旁人開脫，可是不知道你自己馬上要大禍臨頭，你知道你犯的罪比謝枋得還重嗎？

文 什麼？

賈 你上書皇上要皇上殺掉我，有這事嗎？

文 (鎮定地) 有的。

賈 (開玩笑地) 何苦呢？我對你還不夠好嗎？爲什麼一定要教我一死呢？

文 (橫了心) 一死？照我看來，你萬死不足以謝天下。

賈 這是說我罪該萬死嘍。(大笑) 文大人，(正色而言) 你要放明白一點，你的生死現在就握在我的手裏。你不過是一個祕書監，我可是當國的太師，我對你這麼客氣，那是很少有的了。你對我太無禮！可是我能夠寬恕你，只要你痛改前非，專心爲我作事，那麼，我想，有你的好處。

文 (冷笑不語)……

賈 你上書害我，你知道是什麼罪名嗎？等我念給你聽，(想了一想) 是：「該文天祥信口雌黃，誣謗大臣，實犯欺君之罪。」(一擺手，咬牙切齒)「欺君之罪。」是要從嚴處分！

文 (冷靜地) 這是皇上的意思？

賈 自然！（走上前，低聲）可是還是那個話，祇要你能夠改過，我可以奏明萬

歲，不但赦你的罪，而且……（得意地領首）

文 我不相信這是萬歲的意思，我要面見萬歲。

賈（佛然）你見不着。

文 我自己進去。

賈 沒有奉到旨意，私闖宮闈，你不要命了。

文（堅決地）我就闖進去。（向內走）

賈（大怒，橫身攔住，目視諸侍衛）給我拿下！好不識擡舉！

〔衆衛士紛紛上前。〕

文（無限的威嚴）誰敢！

〔衆衛士卻步。〕

文（侃侃而談）三百年前，天下紛亂的時候，我們太祖皇帝出身隴畝之中，撥亂反正，以天生神武之資，歷千辛，嘗萬苦，創建了百世不拔的帝王基業；開闢了錦繡光明的大宋天下，造福子孫，垂裕無窮。（沈痛地）然而在徽宗之世，朝廷任用了奸相蔡京，童貫，欽宗之世，任用了張邦昌，以致金人入寇，釀成靖康之恥，二帝蒙塵，社稷顛覆。我們的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之

苦，成就中興之業，岳忠武王大軍北指，將要直搗黃龍，恢復失地，卻又被奸相秦檜所阻，功虧一簣，反致殺身，卻幸而造成這江右偏安之局，植立了一百四十年的太平基業。這偏安之局，本來是恢復的退步，沒有說志在偏安而終能自立的。可是你們看：北兵南侵，勢如破竹，襄陽樊城被圍三年，朝廷沒有一兵一卒前去援助，山河破碎，亡在旦夕，然而大臣們卻假傳捷報；臨安城裏，依然是歌舞昇平！（切齒痛恨）更有誰相信，我們還能保得住這偏安之局！我們前代深受了奸臣誤國的痛苦，可是不幸到了今天，朝廷上又出了奸臣！

〔賈似道怒極，坐在椅上，不發一語。〕

〔衆衛士執戈靜聽。〕

文

他引狼入室，謀害國家，竊弄威權，蒙蔽聖上，強占民產，奪取民財，天下的人沒有一個不對他切齒怒罵，說是皇上左右的人在作弄威福。他把人民的脂膏造起了美麗無比的府第，（切齒）甚至於奪取皇帝的妃嬪姬妾，把僧尼娼妓一網包羅，在西湖葛嶺上的半閒堂裏白晝宣淫……

〔史良清舒有開上，見此情形大驚。〕

文 更有這一班（指史良清）鑽狗洞（指舒有開）不要臉的東西，作他的走狗，

助紂爲虐，火上添油，他們朋比爲奸，誤盡蒼生，作着高官，享盡了榮華富貴。然而他們所作的一切罪惡，都由皇上代他們受過……

賈（指着他）你……

文（厲聲）賈似道！我說不勝說，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罪該萬死？我沒有罵錯你，謝教授更沒有冤枉你，天下的人都要得你而甘心。（上前）我現在只問你一句，爲什麼襄樊被圍三年，你不派兵援救？爲什麼連打敗仗，你卻假傳捷報，我只問你是何所居心？

賈（勉強掙出一句）你，你這是咆哮朝廷，太不像話了！

舒（幫腔）你太無狀，太無禮，（罵那些衛士）你們都是死人，還不動手！

賈（恍然）快把他細起來。

〔衆衛士相顧猜疑，只有衛士甲挺戟上前。

快！快！

史 上去！上去！

〔衛士李茂持戟跑上。

李（大喊）住手！

〔衆衛士都住了手。

李 (向文天祥施禮，將小東呈上) 江丞相已經回饒州去了，臨走叫我把這封信交給文大人。

〔文天祥接過信去看。〕

賈 (大怒) 又住手了，你們這些死東西，給我細呀！(急得跺脚) 我有重賞。

〔衛士甲率衆衛士上前。〕

〔李茂橫戟力拒。〕

〔衛士呂武率衛士均持刀劍上，迎拒賈方衛士。〕

〔史良清舒有開相率逃去。〕

〔雙方衛士均住手執戈相向，唯呂武與衛士甲各持刀狠鬥。〕

〔呂武將衛士甲刺傷倒地。〕

〔李茂進前擬刺殺賈似道。〕

賈 (喘着氣，逐步後退) 你……

文 (大喝) 住手！朝堂上怎麼這麼無禮！

李 (肅立) 是。

〔許多大小官員聞聲出視。〕

文 (沈思片刻，收起那封信。) 諸位大人，請你們轉奏皇帝陛下，就說：文天

祥萬不得已，暫時回到廬陵的家鄉去了，國家如果什麼時候需要他，請隨時來降下旨意，文天祥有的是一顆忠心，一腔熱血，他一旦受命，一定是以死報國的。（下殿而去。）

李 文大人慢走！（追上去）

呂 我也跟着文大人走。（也追上去）

衆衛士 文大人！

我也跟着文大人！

咱們散了吧！

〔衆衛士紛紛下殿。〕

〔衆官員亦遂巡退去。〕

〔殿中只剩下張皇無主的賈似道和呻吟血泊中的衛士甲。〕

〔賈似道清醒過來，勉強地挺起了身子，茫然四顧，忽然發現了衛士甲。〕

賈 （意外的驚喜）他們都跑了，只有你是好的，（下決心，一把抓住了他）我馬上提升你！

衛士甲 （痛極）哎喲……

〔幕急下。〕

第二幕

人物：

薛素素 女伶甲 女伶乙 女伶丙 女伶丁 女伶戊 翁應龍 李茂 文天祥 呂武
江萬里 杜澣 賓客甲 賓客乙 衆賓客 衆家人

第一幕後二年。

廬陵以南百里的文山。

山勢盤礴，如拱如趨，怪石低昂，叢竹林立，泉水曲折其間，從高注下。

山谷之中的一片平陽，文天祥在這兒築起了他的宅第，叢竹深處露出了做廳的一角，巍峨宏壯，在樸質之中顯得雍容堅固，廳上擺着桌椅琴棋，樑柱上掛着大紅色的燈籠。

黃昏時候，夕陽紅透了半邊天，照得萬壑雲煙，芊綿無際。

廳後面傳過來的絃管齊鳴，洋洋盈耳。

女伶們在山谷之間的平地上輕輕唱，輕輕舞。

女伶們

(舞着唱)

新月曲如眉，
未有團圓意；
紅豆不堪看，
滿眼相思淚。
終日劈桃穰，
人在心兒裏；

【幕啓。

兩朵隔牆花，
早晚成連理。

【一羣歸鴉「喳喳」地飛過去。

薛素素(下稱薛) (對大家說)歇一會兒吧。歇一會兒吧。

【大家靜了下來。

女伶甲 (坐在一塊石頭上)真是該歇一會兒了。

女伶乙 (嘆了一口氣)是啊！別說舞，我連唱都唱不下去了。

女伶丙 (兩手向下一放)唱得人心裏怪煩的。

女伶丁（擦着眼淚）我都要哭了。

薛 說了風就是雨，你們真是太……

女伶戊（反對地）不，是這樣的，你想想，現在是什麼時候了，還唱什麼「兩

宋隔牆花，早晚成連理」，我也不願意唱。

女伶丁 我們都難過極了，我總想着文大人該是個大英雄，誰知道他是這樣的。

女伶乙 我也想不到他是這樣的。

薛（微愠）這樣？這樣是什麼樣？

女伶乙 遊山，玩水，喝酒，彈琴，下棋，歌舞，不作一點正經事。

女伶甲 真是見面不是聞名，人家都說文大人是當朝第一個忠臣，現在才知道都是騙人的。

薛（嗤之以鼻）你也不想你自己是幹什麼的。

女伶甲 所以我現在後悔嘍。我要是早知道是這麼一回事，那我情願去侍候賈似道，我也不到這大忠臣家裏來惹這肚子悶氣了。

女伶丙 欸，我也這麼想……

薛 你們再胡說！

女伶丙（偏着頭）要說，要說，要說，我們……

薛 你們懂得什麼？

女伶戊 我們不懂什麼，可是我們看見過忠臣是什麼樣子。

女伶甲 這不都是明擺着的事嗎？

薛 (感慨地)「弓不能拉滿了，話不能說敞了」；你們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就這樣順嘴亂說；我怕你們要後悔的。

女伶甲 (俏皮地)那末你說吧，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文大人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薛 反正不是像你們說的那樣的人。

女伶甲 那你就說出來。

薛 我不能說。

女伶甲 (大聲)要你說！

〔大家圍了上來。〕

薛 哎喲，幹什麼這麼兇呀！

女伶甲 (攔住薛素素的頸子)我那兒敢兇呀，求求你，好姊姊，說了吧。

大家 說了我們也好明白呀。

薛 (無可奈何)你們這羣頑皮，真氣得死人，氣得我真想跟你們說明白了才

好，可是……

大家 說吧！說吧！

薛 這件事關係太大，怕你們嘴不穩，出了事，我擔不起這個責任。

女伶乙 不會的，我們都是有良心的人，你難道還不相信我們。

女伶丙 誰要是走漏了消息，叫他天誅地滅。

大家 是的，是的，快說吧。

薛 （下了決心）好！可是……可是……我這麼比方吧，問你們，你們知道天上的龍嗎？

大家 不知道。

薛 那天上的龍呀，牠能乘風雷，能施雲雨，能隱能現，能吸能呼，能大能小，能有能無，牠飛騰起來的時候，天地都容不下牠；可是牠也有不得志的時候，那時候牠就靜悄悄地藏在波濤之內，爲的是待機而動。

女伶丁 （茫然）待機而動？

薛 是的，待機而動的時候，是最危險的時候，四面都是陷阱，四面都是荊棘，所以爲了渡過這一重又一重的難關，躲過人家的注目，這條龍也許就不嫌委屈地變成了一條小蛇。這就叫：「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你

們該知道：劉玄德也曾經學圃瓜田，聞雷失箸嗎？
大家 我們明白了。

薛 明白了就好。（低聲）告訴你們，今天到了一位從臨安來的客人，說是賈似道的門客。明說是來拜訪，暗中還不是看風色，你們想吧，文大人被朝廷免了官，還有人來監視他的行動，可是他不灰心，他相信那兩朵隔牆的花，是早晚成連理的。

〔大家肅然。〕

薛 他要裝着笑臉，預備下美酒笙歌，來招待這個豬狗不如的東西，他心裏該是多麼苦，多麼酸，我們卻不能明白他。

女伶甲 （急得要哭）我……我……

女伶乙 我們真蠢死了……

薛 別說了吧，別說了吧，你們聽我唱。

〔絃管齊起。〕

〔薛素素唱着舞了起來。〕

〔衆女伶和之。〕

薛 （唱）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壯心未已。

〔衆女伶從山路上退下。〕

〔廳後人聲。〕

〔翁應龍與李茂同上。〕

翁（不自然地笑）這兒比起臨安，真是差得太多。

李臨安現在怎麼樣？

翁比從前更要繁華，更要熱鬧了。

李（譏諷地）這都是翁師爺輔佐賈太師的功勞。

翁（自鳴得意）不敢這麼說，我是數不上什麼，不過賈太師可更得意了，連皇上都要受他老人家的支使。

李（冷笑）這也是翁師爺的輔佐之功。

翁（笑）那兒話，那兒話。

李樊城已經破了，襄陽危急，翁師爺聽說了嗎？

翁（一驚）恐怕是謠言吧？

李 (堅決地) 不是謠言!

翁 那我不大清楚，我離開了臨安，每到一個地方總得玩牠個三五天，就這樣沿途耽擱，差不多走了兩個多月，大概就是這兩個多月裏頭的事也未可知；不過我總是不大相信，襄陽和樊城已經守了五年了，(不屑地) 輕容易就會破了？(搖頭) 謠言！謠言！

李 (憤然) 你說是謠言？

翁 呵……不談，不談，我問你，李先生，文大人真是想隱居靜修，永不出山了嗎？

李 (怫然) 我不知道，你問這個作什麼？

翁 沒什麼，沒什麼，問問。

李 請你去問文大人自己去。(指遠處) 你看，文大人來了。

翁 (慌亂地) 那也好，那也好。

〔翁應龍坐立不安，無所措其手足。〕

〔文天祥輕衣緩帶，徐步上，呂武隨侍。〕

翁 (深深一揖) 文大人。

文 (冷冷然) 請坐。

翁 不客氣，不客氣。

文 (自己坐下) 坐吧！

翁 是，是，(坐下) 文大人這幾年過得好。

〔李茂呂武侍立。〕

文 謝謝翁師爺，托福平安。

翁 (邊疑地) 我奉了賈太師之命到這兒來……

文 有什麼事麼？

翁 沒有什麼事……是這麼一回事，是賈太師跟文大人分別了這麼多時候，非常想念，所以派我來問候一下。

文 勞動大駕，那真是不敢當。

翁 那兒話，那兒話，文大人……你在鄉下住得慣嗎？

文 我覺得這兒很好。

翁 不過臨安的風景更好呵！「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文山，怎麼比得上呢？不見得，我覺得各有各的好處。

翁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文大人不應該總住在這種小地方。

文 你是什麼意思？說出來好了。

翁（直捷了當）奉了賈太師之命，請文大人出山。

文（淡淡地）哦。

翁 賈太師說只要你能夠幫他的忙，他當然也就可以幫你的忙。

文 多謝賈太師的美意，不過我現在是無心出山。

翁 請問？

文（懶洋洋地）我打算安享點田園之樂；不願意離開這兒。

翁（低聲）不瞞文大人說，幾個月來，各地戰事都不利，襄陽樊城尤其危急萬狀。

文（沈重地）戰事不利，襄陽危急，這我們都脫不掉責任。

翁 所以，責任是大家的，那麼文大人還能不出山盡點力麼？

文（猶疑，忍心的回絕）我沒有這個力量。

翁 文大人不要這麼說，剛才李先生告訴我說樊城已經破了；樊城一破，襄陽難保，到那時候，我們大家都得遭殃。

文 賈太師應當有辦法才對。

翁 賈太師當然有辦法，何況我根本以為這是謠言，不過賈太師這次叫我來，實在因為覺得文大人是個人才，不願意眼睜睜看着你埋沒終身。而且兩年前的

那次決裂都是江萬里在其中挑撥，賈太師說文大人上次的過失他都能原諒，而且希望文大人也不要將這些事放在心裏，大家言歸於好，才是後福無量呢。

文 是的，我從來不記得私人恩怨的。

翁 那就好說了，賈太師現在是一心爲你打算，他說自從我們大宋朝開國以來，每科取中的狀元沒有一個不是衣紫腰金，玉堂金馬。只有文大人運氣太壞，剛中了狀元，就趕上老封翁去世，丁憂三年，三年服滿進京，又趕上北兵入寇，蹉跎至今，生生地把你的前程擔誤了。不過「亡羊補牢」，現在還來得及，你只要隨我進京，拜在賈太師門下，那麼不是笑話，這富貴榮華，豈不是垂手而得。

文 （支吾過去）我們等一會兒再長談好不好，今天翁師爺是遠道而來的客人。

（目視李茂）我們該好好的招待一下才是，去吩咐女伶們伺候。

李 是，（向山裏面傳話）女伶們走動！（下）

山中大聲 （漸傳漸遠）女伶們走動！

〔天色向晚，夕陽西下。〕

〔遠山叢林之中湧出一輪新月。〕

〔廳上燈籠火把通明。〕

〔廳後絃管齊奏。〕

〔文天祥不由分說，挽翁應龍臂離座而起。〕

〔女伶薛素素領着女伶甲，乙，丙，丁，戊從山中歌舞而出。〕

衆女伶（舞着唱）

新月曲如眉，

未有團圓意；

紅豆不堪看，

滿眼相思淚。

終日劈桃穰，

人在心兒裏；

兩朵隔牆花，

早晚成連理。

文（對呂武）吩咐每個人賞錦緞一疋。

呂（對衆女伶）大人賞你們每人錦緞一疋。

薛（施禮）謝大人賞！

〔衆女伶一同施禮。〕

〔薛素素領着衆女伶從山路退下。〕

〔翁應龍目送衆女伶，呆立不動。〕

文 翁師爺，翁師爺！（以臂推之）喂

翁 （一驚）喔……喔……文大人。

文 翁師爺覺得這些女伶們還好嗎？

翁 （眷戀未已）太好了，太好了。尤其是那頭一個，我……我想問問……（急色地）她姓什麼？

文 姓薛。

翁 好！好！叫什麼？

文 叫素素。

翁 好！長得好！真聰明！姓得也好，名字更好……（情不自禁）文大人好福氣……

文 我在這兒過得很自在逍遙，所以決不願意到臨安去。

翁 （迷惘中清醒過來，想到此行任務）這樣賈太師也可以放心了。
文 你說什麼？

翁……對你實說了吧。兩年以來我們收到很多攻訐你的章奏，都說你明是解職歸田，安居靜修；暗中卻是陰懷異志，圖謀不軌，我這回來是奉了賈太師之命，叫我來察看你的行動，假如果有此事……（得意地）你好險哪！不過剛才我那麼一看，我可就放了心，常言道得好：「耳聽是虛，眼見為實」。別人說的話，盡都是謠言，我這回回到臨安奏明太師，他老人家一定也沒有什麼可說的。其實呢，他也不怕別的，只要大家能夠安分，各不相犯也就完了……

文（止之）翁師爺，現在是什麼時候了，我們還是懷着私心，處處為自己打算。襄樊失守，我想大概是真的，我勸翁師爺回臨安去，告訴賈太師，「國家存亡，非同兒戲。」請他好好打算一下，否則我看真是要不得了。
翁 對的，對的。（帶住話頭）文大人，我這回從臨安來，一路上倒是走了不少好地方。（嚴重的暗示）玩得舒服。（得意忘形）收到了不少禮物呵……

（笑着）文山也是好地方……

文（漸感不耐）翁師爺誇獎。

翁 我想我應當回臨安去了。（舉措不安）

文（沈思不語）……

翁 (提醒他) 文山地方富得很……

文 (悟其意) 我也預備了一點禮物送給翁師爺，呂武……

翁 (搶着說) 不，文大人……可以不可以？我想……不過這樣我太不對了。

文 (忍住一腔怒氣) 還有什麼意思嗎？

翁 ……那個歌女……薛素素，我喜歡她，文大人可以賞給我？

文 (又好氣又好笑) 當然可以。

翁 (大悅) 給我了？

文 不過要問問她自己。

翁 臨安是好地方，她不會不去的。

文 那麼呂武，去喊她來。

呂 是。(下)

翁 這……這……這個……真是怪不好意思，文大人？

文 (搖搖頭笑笑) 沒有什麼。

翁 天生給我一副多情的脾氣，到處都得結上點歡喜姻緣……只是這回得罪了文

大人。

文 (又笑笑) ……

翁 (手舞足蹈) 我想她不會不跟我走的，是到臨安去呀！

文 我也這麼想。

翁 (顧盼自得，口內嘖嘖有聲) …… (望着山路的入口) 怎麼還不來？(狂喜)
來了！來了！

〔薛素素上。〕

薛 (就在路口上站住了脚，施禮) ……

翁 (扯文天祥的衣袖) 文大人，替我說。

文 (向薛素素招手) 走過來。

薛 (委委屈屈地) 是。(緩緩地走上前)

文 (指翁應龍) 這是翁師爺。

薛 (很勉強地對翁應龍施禮) ……

翁 (心花大放) 翁應龍就是我。我打算，我…文大人，說。

文 翁師爺要帶你一同回臨安去，問你願意不願意。

翁 當然願意！臨安比文山強得多！

文 去不去，在乎你自己。

翁 (頗為不滿，睜大了眼睛) 文大人！我自己跟她說！

文 好的。（背轉身去眺望山景）

翁 （恨不得抱住她）薛姑娘，你當然跟我走，是罷？

〔薛素素窘在那裏，一言不發。〕

翁 這沒什麼可猶疑的呀！起碼臨安地方好——皇上住的地方；金子堆成山，銀子像水似的嘩嘩地流。你跟我去，作了夫人，可不強似你在這兒當歌女，（湊近前）你說是不是？薛姑娘？

薛 （略向後退）不。

翁 咳！別害怕呀，你跟我待久了，就知道了，我不是那種沒情沒義的人。（指指點點）你看你，是長得個作夫人的相哩。（大發議論）一個人哪！總得有個上進之心，難得的是個機會，機緣到了，嘖，那可不就是往上爬嗎。

薛 （搖頭）……

翁 （有點發急）那除非是傻子！才把到手的榮華富貴，給撇了！（走上前）你別犯糊塗，明白點兒！（窮兇極惡）跟我走！

薛 （逐步後退）你……（走近文天祥身旁，求救地）大人……

文 （轉過身來）要你自己作主！

翁 （狼狽地）這叫什麼話？

薛 翁師爺，我……

翁 (高興地) 你跟我去了？

薛 我不去！

翁 (怒極) 文大人，這你是幫我的忙呵？

文 (冷冷地) 人各有志，不能相強。這自然是由她。

翁 大不了一個女人，你就作不得主？

文 所以我要你同她說。

翁 (不得下臺) 我問你，你交不交我這個朋友？

文 (搖搖頭) 談不到這些。

翁 好，爲一個女人跟我翻臉！

文 (忍無可忍) 翁應龍，你作得太下流！

【呂武聞聲上，按劍而視。

(咬牙) 好！我走了！

不送。

翁 (怒氣沖沖) 好！好！(向外走)

薛 (趕上一步) 翁師爺。

翁 (止步) 什麼事?

薛 (下了決心) 我跟你走!

翁 (大喜) 你看，你看，我知道你願意跟我走的。你早說好不好！也省得我得罪了文大人。

薛 (到文天祥面前跪下) 大人…… (不覺淚下)

文 (感動地，扶她起來) 好孩子，好好地跟着翁師爺。

翁 (對文天祥一揖) 文大人，我這兒道謝了。(拉住薛素素，說不出的高興) 你也該謝謝文大人。

薛 (泣不能仰) ……

翁 (怕久待生變) 走，走，走。

【李茂跑上。

李 (興奮如狂) 江丞相到!

文 (驚喜) 江丞相? 請到書房。

李 (指後面) 已經到這兒來了。

【薛素素趁此機會，突然掙脫翁應龍，掩面跑下。

翁 (追之不及，暴跳如雷) 江丞相? 江萬里? 這個老東西，這時候來幹什麼?

〔江萬里急步上。〕

文 (趨前迎接) 江丞相。

江 (手捧詔書，高聲) 聖旨下！跪聽宣讀！

文 (跪下) 萬歲！

〔衆人皆跪。〕

江 (讀那詔書) 詔曰：「先帝傾崩，嗣君沖幼；吾年衰耄，勉御簾帷。曾日尺之幾何，凜冰霜之是懼。憤茲醜虜，闖我長江，慨國步之艱危，皆吾德之衰薄；田里有愁嘆之聲，而莫之省憂；人民有飢寒之色，而莫之撫慰。嗚呼！三百餘年之德澤，入人也深；百千萬姓之生靈，祈天之祐。亟下哀痛之詔，庶回危急之機，尙賴文武之臣，食君之祿，不避其難，忠義之士，敵王所愾，以獻其功。國爾忘家，公爾忘私；體上天垂佑之意，起諸路勤王之師。勉策勛名，不吝爵賞；詔諭所到，想宜知悉。」

文 (沈痛地) 萬歲！萬萬歲！（起立）

〔衆皆起立。〕

江 (執文手) 文大人，我想不到還能再見你一面……
文 我也想不到能夠再見丞相。

江 文大人……（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文 丞相是從臨安來嗎？國事現在怎麼樣了？

江 （慨然）國事不可問，襄陽樊城都失了。

翁 （茫然）真的？

文 襄樊真是失了。丞相可知道當時的情形嗎？

江 樊城守將范天順，襄陽守將呂文煥，本是相約死守的；而且在漢水當中造了一座鐵索橋，作兩城的連絡。五年以來，朝廷不發一兵一卒援救，孤軍死戰，真是堅苦卓絕。誰知道上一個月，蒙古兵燒斷了那座索橋，更用兵截江，防止襄陽的援兵，攻破了樊城，范天順率兵巷戰，力盡捐軀。襄陽失去犄角，愈加危急，蒙古兵更用了西域的大礮，攻破了襄陽。

文 那麼呂文煥呢？

江 （慘然）他投降了。

文 （出乎意外）投降了？

江 是的，投降了，蒙古王封他作了襄漢大都督。

文 （搖頭）……

江 不但如此，他拋棄了五年苦戰的英名，居然自陳進犯江南之計，作了蒙古兵

的先驅。

翁 (上前) 江大人。

江 哦！你是翁應龍！來作什麼？

翁 是奉了賈太師之命，來拜訪文大人的。

江 (冷笑) 賈太師。

翁 (被江萬里笑得毛骨悚然) ……

江 蒙古兵大舉南進，賈太師被迫無計，親自率領十三萬大軍迎敵去了。

翁 (訝然) 賈太師出兵了？

江 賈太師軍中不忘享福，帶了滿船金銀，滿船姬妾，戰船相接，連營百里。想不到池州一戰，一敗塗地。

翁 (慌張) 怎麼？賈太師戰敗了？

江 賈太師戰敗了逃回臨安，滿朝大臣，一致彈劾，太皇太后接受了大家的意見，削去了他所有的官職。

翁 (張口結舌) 這個……

江 他回到紹興府，紹興全城軍民閉門不納。他又到婺州，婺州人羣起驅逐，不容逗留。

翁（驚惶萬狀）這是真的？

江 賈似道發配高州，監押官鄭虎臣押解他到了漳州的木綿庵，鄭虎臣想起了國仇家恨，說：「我為天下除奸，雖死何憾。」就在木綿庵裏殺死了賈似道！

翁（猛然抓住江萬里，大聲）這是假的！

江（怒喝）大膽！

【李茂擒住翁應龍。

江（從袖中拿出另一個聖旨）翁應龍下跪！

【李茂強使翁應龍跪。

江（讀聖旨）「……所有賈似道奸黨，皆應重懲，以申國法。翁應龍受賈指使，禍國有據，罪不可逭，着予處斬。」

翁（大懼）江丞相，文大人，救命！

江（沈重地）李茂！給我拿下，等我親自解回臨安發落。

李 是，丞相！

【李茂押翁應龍下，翁喊救之聲不絕。

江（回身）文大人，你都聽見了。

文（沈默地尋思着）……

江 時局更危急了，不過賈似道的死，是國運一大轉機。我自從掛印辭朝之後，住在饒州不覺兩年了，可是我沒有忘記過國家的安危。這回聽說襄樊危急，就不顧一切回到臨安，正趕上了這件大事，因此我面見太后，（指手上聖旨）請來了這勤王詔書同討賊聖旨，不分晝夜，趕到廬陵，調你出山。實現我兩年前留給你那封信上的話。

文 （懇切地）現在才真是撥雲見日的時候了。可是丞相，國事到了這步田地，我應當怎麼作呢？

江 你知道的：從前少康以一旅之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漢光武騎牛從軍，率烏合三千，破尋邑百萬，遂定中興之業。晉保江左，財物匱乏，王導身衣疎布，誘善賈以濟國用，延長東晉國祚百有餘年。目前國勢雖不振，然而帶甲之士不下數十萬，軍馬之盛遠過於少康光武，財用之多亦遠過於東晉。文武之臣，忠義之士，假如登高一呼，那時創病皆起，光復故土，還我河山，國事非不可爲。（悲壯地）我老了。看天時人事，該有一番大的變亂，天下名士，我見的多了。我看這整頓大宋江山，恢復世道人心的責任，就在你的身上。

文 我決不辜負丞相，我一定要對得起國家。

江 (大笑) 國家有救了! 我江萬里從來不會看錯了人的。(就座)

文 呂武，去給我請諸位賓客同全府的人都來聽我說話。

呂 是。(下)

【李茂與杜澹同上。

李 稟丞相，已經把翁應龍打上了囚車。(向文) 杜澹求見。

杜澹 (下稱杜) (施禮) 文大人。

文 杜將軍，見過江丞相。

杜 (向江施禮) 江丞相。

【江萬里答禮。

文 (向江介紹) 杜將軍是當地的豪傑之士，一定是爲了國事而來的。

杜 是的，聽說大人奉詔勤王，所以特地來探問消息。

文 準備得怎麼樣了?

杜 郡中的豪傑同溪洞的山蠻一共已經有一萬多人，都是早已說定願意跟隨文大人起義的。假如聽說是奉詔勤王，一定會有更多的人一同走。

【呂武偕衆賓客及家人，女伶等陸續上。

文 (對衆人) 衆位，都來見過江丞相。

「衆向江萬里行禮，江答禮。」

文

（雙手接過江萬里手中的聖旨）衆位！襄陽同樊城在月前同時陷落，國勢是危急萬分。江丞相奉旨出朝，帶來了太后的詔諭，令天下人民一致勤王；家國存亡就在旦夕之間，我們身爲中國之民，這時候應當知道所以自處之道。禍國殃民的賈似道已經明正典刑，現在我們可以不必再顧慮什麼奸人窺測，也不必再說什麼終老林泉的話了。杜將軍已經結合了一萬多郡中豪傑同溪洞山蠻作我們的勤王義士。（用力地）我決定把我祖先留下的全部家財，一半用作這一萬義士的糧餉，一半用來招募新兵。但願衆位深明大義，協力同心，一舉成功，光復故土！

「四下歡聲大起，良久不絕。」

江（萬分感動）文大人，你好好作下去！我朝命在身，不敢久留，我們再見了。

文 怎麼丞相就要走？

江 我的任務已經作到了。回到臨安把這件事稟告太后之後，我仍舊回饒州去。

文 丞相應當在朝裏隨時指示我們。

江 我太老了，沒有氣力再效勞國家。這回請你出兵勤王，就是我最大的功勞。

我再回到饒州，就打算永遠不出來了。我的家在饒州的靈芝山後，在靈芝山下我鑿了一個池子，名叫「止水」。襄陽樊城失掉了，饒州勢必亦會陷落，萬一饒州真陷落了的話，那一池清水就是我報國的所在。

江丞相，我請你……

江 文
（止之）你不要管我。（解身上佩劍）這把劍是死去的理宗皇上賞給我的，（親手佩文天祥身上）賈似道雖然已經死了，可是朝廷上還不少見利忘義，貪生畏死之徒。願你用這把劍內誅國賊，外禦強敵，完成你一生的事業。

文
（含淚施禮）謝丞相。

江 李茂，我慶幸你得到了最好的主人，你不要忘了我兩年前對你說的話。

李
我終身不敢忘。

江 呂武，你也記住，永遠不要離開文大人。

呂
記得！

江 文大人，杜將軍，衆位，你們不要送我，你們應當去忙你們的大事。（苦笑）我去了，但願我剛才說的都不對，饒州永不會失，我們要在戰勝之後相會。

（返身下）

〔衆人讓出一條路。〕

文 〔文天祥擬送行，爲江萬里所止，李茂送之去。
（一躬到地）送丞相。

〔衆人齊施禮恭送。

文 （對大家）江丞相去了，我們都應當記得他的話。

賓客甲 （自人羣中出）文大人，我的看法不同。

文 有話請講。

賓客甲 我覺得此舉近乎兒戲，蒙古兵以虎狼之師，長驅直入，全國名將，不敢交鋒，眼看國家要亡了，我們去有什麼用？而且這些新兵都是沒有經過戰陣的，叫他們去同蒙古兵交戰，豈不是驅綿羊而搏猛虎。照我看來是斷乎不可。

杜 （憤然）你說什麼？

文 （止杜）你說的我何嘗不知道，不過國家養育了我們百姓三百多年，一旦到了危急的時候，詔令天下勤王，卻沒有一人一騎出來，你覺得這是不是可恥的。

賓客乙 大人說得也有理，然而我相信這一定是沒有用的。

呂 （大怒）你！（上前）

文 （止呂，嚴肅地）你錯了！固然我一個人力量是有限的，甚至於一萬人的力量仍舊擋不住敵兵。我之所以不自量力，起兵勤王，是要作天下的倡導。我

相信天下的忠臣義士一定會聞風興起，我們有的是正義，正義為致勝之本，再加上人多，我們一定會成功的。我們的國家社稷也只有這樣才能保全！

賓客甲 我覺得……

文 (厲聲)我告訴你！如果你還有良心，你應該知道：「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賓客乙 (更欲有言)文大人……

文 (大怒，拔劍出鞘，寒光照眼，向桌上大酒杯猛劈，杯成粉碎)再有攔阻我出兵的，這就是他的儆戒！(置劍桌上)

〔沈寂。〕

〔衆人歡呼如雷。〕

〔賓客甲乙不勝羞慚，悄悄退下。〕

〔衆女伶竊竊私議。〕

薛 (走上前)大人，我們怎麼辦呢？

文 你們可以自行擇配，或者各自回家。

薛 不！我們要跟着夫人一起走！

文 (微笑)但憑你們。

〔薛素素狂喜，奔向衆女伶。〕

文 進去稟知夫人，就說我們明天出發到臨安去，請夫人同家人老小商議遷居。

呂 是。（下）

文 衆位亦各自準備，明早啓程！

〔衆人下。〕

文 杜將軍！請曉諭三軍，連夜齊集，明天清晨五鼓兵發臨安！

杜 遵命！（施禮跑下。）

〔月光滿山。〕

〔泉聲琤琮。〕

〔枝影搖曳。〕

〔文天祥收劍入鞘，巍然兀立。〕

〔廳後絃管聲起。〕

衆女伶 （起舞齊唱）

兩朵隔牆花，

早晚成連理。

〔幕徐徐下。〕

第三幕

第一場

人物：

吳堅 賈餘慶 劉岳 家鉉翁 呂師孟 文天祥 李茂 呂武 杜濟 欽差 衆武士

隔前一幕年餘。

早春的一個深夜。

左丞相府內大堂上。

大堂上擺着座位。

一排「卍」字隔扇的門窗隔開了內外。

堂內燃點三五燈燭，昏昏不明。

窗外人影憧憧，往來如織。

一切都顯得匆遽，紊亂和不安。

窗外人聲嘈雜，一片驚惶。

左丞相吳堅徘徊堂上，束手無策。

〔外面一聲高叫：〕

外面大聲 啓稟丞相！

〔人聲頓靜。〕

外面大聲 北兵勢不可當，我軍退守皋亭山！

〔窗外驚惶嗟嘆之聲齊起。〕

〔吳堅跌入椅內，面色如土。〕

吳堅（下稱吳）（漸漸恢復了理智，勉力地）不要驚惶，諸位大人請進來！

〔外面人聲漸靜。〕

〔賈餘慶倉皇奔入，向外面點頭，像是剛同外面的人商定了什麼事。〕

〔監察御史劉岳繼上。〕

賈餘慶（下稱賈）這可真是到了生死關頭了，我們已經退到皋亭山了。

劉岳（下稱劉）離我們只有三十里。是戰是降好歹要下個決斷才是。

吳（絕望地長嘆）唉！

賈 事情是擺得清清楚楚，不必多說，吳丞相，我看是趕快投降的好。

吳 (痛苦地) 這怎麼能夠呢。

賈 (振振有詞) 吳丞相，你看，張世傑元帥說朝廷和戰不一，舉棋不定，大怒而去，目前能同北兵一戰的只他一個人，假如他在這兒，我們也許還可以堅持一下，他都走了，我們還有什麼可說的，當然只有投降之一法。

吳 (搓着手) 賈知府，我們怎樣能夠這麼做？

賈 吳丞相，我們怎樣能夠不這麼做？照這樣堅持下去，北兵可以馬上打進城來，那才真會不堪設想。

劉 爲了不教宗廟傾覆，生靈塗炭，我們只有這麼做，不然的話，我們會變成千古罪人的。

〔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上。〕

賈 劉御史說得對：「不然的話，我們會變成千古罪人的。」

家鉉翁 (下稱家) (抗聲) 不對！

〔衆人一驚。〕

賈 (發現了家鉉翁) 怎麼見得不對！

家 假如這麼做，我們才真會變成千古罪人了。

賈 怎麼見得？

家 大好河山，拱手讓人，天下後世，該怎麼議論我們？

劉 家大人，你應該看看現在的情形，張世傑元帥是走了，陳宜中丞相是逃走了，守衛皇城的兵不滿一萬，而蒙古大軍已經是兵臨城下。你說怎麼辦？

家 （氣漸餒）可是，我們的子孫將來也要做人呀。

賈 （冷笑）你想得太遠了，老實對你說，我剛從宮裏來，皇太后只知道抱着兩位太子痛哭，他也知道除了投降之外，沒有其他辦法了。而且吳丞相，你能說你也一點投降的意思都沒有嗎？你爲什麼派呂師孟作兵部侍郎，張士傑走了之後，你爲什麼又偏偏派呂師孟守城，你明知道他是呂文煥的姪兒，你明知道他不會一心報國的。

吳 （痛苦地）那是太后要我這麼作，不是我的意思……

劉 不過，吳丞相，現在是生死關頭，我們不能猶疑了。

【吳堅不語。

賈 （急得躁腳）你老人家不能不說話呀？

吳 （邊滯地）不是我不說話，現在還有最後的一線希望，我在等……

賈 （訝然）什麼希望？等什麼？

吳 ……我等着文天祥來。

〔家鉉翁陡然興奮。〕

賈 (略覺一驚) 文天祥。(輕薄地) 只怕這是癡心妄想。

吳 已經下了命令，叫他馬上到臨安來。

賈 可笑，臨安已被圍了，試問他怎麼能來？

劉 就是來了又怎麼樣？堂堂大將張世傑尚且不戰而走，文天祥以文墨之士帶着這一羣烏合之衆……這根本是個笑話。

家 不見得，文大人的勤王義師，自從發兵以來，一路收復要地，威震江南，而且所過之處，秋毫無犯，儼然是名將風度，劉御史的話，分明是信口亂說。

劉 (惱羞成怒) 現在不是鬥嘴的時候，無論文天祥多麼威風，然而他到底不在這兒，蒙古兵馬上打進城來那是真的，只看你有什麼退兵之計！

賈 (譏諷地) 是啊！家大人有何妙計保住臨安？

吳 (自語) 不過，我想文大人應該馬上來了。

賈 (不耐煩) 已經說得明白，來了又怎麼樣？(厲聲) 到了這個地步，猶疑不決是不成功的。(逼進吳前，其勢洶洶) 現在是事到臨頭，我是臨安知府，臨安城的生死存亡，我也能作一半主，丞相假如再這麼拖延，那就不怪……

外面大喊 啓稟丞相！

〔賈停止不說下去，大家靜聽。〕

外面 皋亭山失守，我軍退北新關！

賈 （幾乎發狂）你看！

〔吳堅默坐不語。片刻之後，他站起身來，緩緩地向窗前去。〕

〔大家都注意他的行動。〕

吳 （走到窗前站住了，向外面抖顫的聲音）去對呂將軍說：丞相有令！死守北新關！

外面 是！丞相有令！死守北新關！（聲漸遠去）

（出乎意外）怎麼？

吳 （回過身來）我還是要等文大人……

賈 （無可奈何）真是上了年紀的人，胡裏胡塗的。事情危急到這樣了，還是這樣執迷不悟，看是怎麼得了。

劉 （發狠）吳丞相，你放清醒一點，臨安已經被圍了，文天祥怎麼會來？

吳 不！他馬上會到。

劉 這是誰說的？

吳 我接到了他親筆的回文。

劉 (一驚) 從什麼地方來的？

吳 獨松關。

劉 什麼時候到的？

吳 方才不久。

賈 (一震) 文書在那兒？

吳 在這兒。

賈 給我看。

吳 (探袖出書，緩緩地) 你看好了……

賈 (接過文書，懷疑地) 真的？

【家鉉翁及劉岳均上前觀看。

家 (興奮地) 文大人真要到了。

賈 (看完了那張紙，充滿了驚奇與失望) 真的馬上就要來！?

吳 (收回那張紙) 我們應當看重他，希望他來了之後會有好一點的辦法。國事到了這步田地，我們當然是盡人事以聽天命，雖然也許文大人來了依然是沒有辦法。

家（精神倍長）他有五萬勤王的兵，不會沒有辦法的。

劉（冷言冷語）蒙古兵有十幾萬。

賈（意有所屬）既然朝廷要重用他，就應該加封他的官職才是。

吳那是當然。

賈（假意思索）封他作什麼呢？（對劉相互作眼色）他現在已經是資政殿學士，兵部尙書了。

吳他可以做樞密使同右丞相。

賈（出乎意外）樞密使，右丞相？

家（贊同）這是對的。

賈（忽然轉變態度）是對的，那麼，吳丞相，我可以給你分一點兒勞，替你進宮去皇太后那兒去請聖旨。

吳不要這麼忙，文大人還沒有到呢。

劉事情急了，還是快辦的好。

賈我也是這麼說。

【不待吳堅再說，賈餘慶匆匆下。

家（喜形於色）這就好了，臨安有救了。

吳 (淡淡地) 我看得不這麼好；文大人來是要來的，然而對現勢有多大補救仍舊難說。

家 爲什麼呢？

吳 因爲他的兵不能來，臨安的圍還是不能解。怎麼見得？

吳 他的兵正在獨松關，同蒙古兵相持不下。他只能單身到臨安來。

家 (自己寬解) 他來了自然要好一點……

【遠遠忽然傳過來人聲鼎沸，騷動不已。

家 (驚喜) 聽！這不是文大人到了？

吳 (矍然而起) 或許是……

【聲音越來越近。

劉 (漸感不安) 等我出去看一看。(向外走)

【衛士跑上，正將劉擋住。

劉 (止步) 慌什麼

外頭什麼事？

家 (幾乎同時說) 是文大人到了？

衛士 (喘着氣) 稟丞相，是百姓們在府門前鼓譟。

吳 爲什麼？

衛士 他們說城已經被圍了，朝廷有什麼主張？

吳 你們不會告訴他們說，朝廷已經下令死守嗎？

衛士 他們說他們聽說朝廷有投降的意思。

家 (忿怒地) 誰說的？

劉 (搶着問) 那麼他們的意思。

衛士 他們說：「寧願死也不投降」。

劉 (不屑地) 這叫做不明事理，妄作主張！他們懂得什麼！去對他們說，和戰

大事，決在廟堂，叫他們不要多管！

衛士 那麼他們會打進來。

劉 你們難道攔不住？

衛士 (點點頭) 攔不住。

「外面鼓譟之聲更大。

吳 有多少人？

衛士 府前面擠滿了人，總有幾千。

劉 (嚇楞了) 幾千人?

吳 去對他們說，朝廷的意思正同他們的意思一樣，沒有投降的話，叫他們不要鬧，有力氣的人去幫忙守城。

家 等我去說。

〔家鉉翁偕衛士同下。〕

吳 (吐了一口長氣) 我們還有這麼多的好百姓，大宋朝一定不會亡。

劉 (淡淡地) 天下大勢，十去八九，據我看，百姓又有什麼用?

吳 (突然) 劉御史!

劉 (答應) 啊?

吳 (搖著頭，欲言又止) 唉……

劉 (鼻子裏發出來的不屑的冷笑) 哼……

〔外面人聲漸靜。〕

〔更遠的地方隱約有隆隆之聲傳來。〕

劉 (大驚) 這是什麼聲音?

吳 (茫然) 什麼聲音? 我沒有聽見。

劉 哎呀，你再聽哪!

吳 真的是什麼聲音？

劉 我看是大事不好，（慌張萬狀）我聽說過蒙古兵有一種礮，是攻城用的……

（擬奪門而出）

【外面步聲雜沓，燈籠火把照耀而來，加以鐵器的碰擊聲，許多執戈武士的人影排到窗前。

吳 （一把將劉岳抓住興奮地）慢一點！是文大人到了！

劉 （踉蹌後退）文……大……人……

【窗外的人影移動着，閃開了一條路。

【呂師孟全身披掛，仗劍闖入。

吳 （出乎意外）呂將軍？！

劉 （放了心）是你。

呂師孟（下稱呂）（怒沖沖地）吳丞相下令叫我們死守北新關？

吳 （不知其意何居）是的。

呂 丞想知道不知道外頭的情形。

吳 （更不明白）你說什麼？

呂 元朝的兵比我們多十倍，（大聲）我沒法子守！

吳 (略感不快) 你靜一點。

呂 (大叫) 我沒法子守！

吳 那麼你的意思呢？

呂 請丞相下令開城投降。

吳 (搖頭) 我沒有這麼大的權力。

呂 大小三軍就等你一句話！不然他們就不降！

劉 (上前) 丞相當然能夠拿個主意，丞相想一想。

呂 沒什麼可想的！

吳 ……

〔外面轟然巨響，餘音良久不絕。〕

〔呂師孟一驚，手中劍幾乎落地。〕

〔吳堅坐到椅上，氣得反形麻木。〕

劉 (抱頭驚叫) 啊呀！

呂 (狂叫) 這一礮打中北新關了！襄陽，樊城，就是這種礮攻破的！

劉 (戰戰兢兢) 利害！利害！

〔窗外執戈武士忽然紛紛退去。屋內的人還不覺得。〕

呂 (發怒) 聽見了沒有？吳丞相！(見吳不答應) 你聾了，還是裝傻？

吳 (再也忍不住) 呂將軍，你這是對我說話？

呂 問你自己。

吳 你們以為我老了，是的，我是老了，我事事忍耐，處處退讓，然而我忍耐退讓，總有一個限度。(站起身來，顯出從來沒有的憤激) 你應當想一想，你的叔父投降了敵人，你們一家都是有罪的，朝廷不但沒有降罪於你，而且給了你官職。這對你是寬厚了，你不知道感恩圖報，帶罪立功，反而想做這種無父無君的事，你的良心在那裏？

呂 (狼狽地) 你……你……教訓我？

吳 (怒極，戟指罵之) 你這禽獸不如的東西！

呂 (色厲內荏) 你死到臨頭了，(舉劍挺之) 你認識這個？

吳 (已拚一死) 祇要你敢！

【窗上現出了幾個人影，屋裏的人還是不覺得。

呂 (躊躇着) 我為什麼不敢，我……

劉 (鼓勵呂師孟) 呂將軍不必猶豫了，成功失敗，在此一舉。

呂 (咬着牙) 我祇問你這一次了，你願意不願意開城投降。

吳 (斬釘截鐵) 辦不到!

(再舉起劍來) ……

(一旁作式) 呂將軍……

呂 劉 (下決心) 那我，就殺了你! (上前一步，提劍向吳堅胸前搥去。)

〔吳堅倒入椅內，以手蒙面待死。〕

〔就在這時候。〕

〔門外閃進了四個人。〕

〔文天祥峨冠佩劍在前，杜濬，李茂，呂武鎧甲如銀，混身浴血，仗劍後隨。〕

文 (怒喝) 住手!

〔呂師孟稍一遲頓，手中的劍被杜濬自後擊落於地。〕

(沈濁的聲音) 呂師孟!

(倒退數步) 文……大人……

〔吳堅迷惘地睜開眼睛，一時說不出話。〕

文 (躬身施禮) 文天祥參見丞相。

吳 (無限的驚喜，困難的伸出雙手，想站起身來) 文大人……到了(身子擡起

一半，再也支持不住了，復頹然倒入椅內，喘息不已)

劉 (不知所措) 這……這就是文大人？

文 (憎厭地) 請問尊姓。

劉 (打躬) 監察御史劉岳。

〔文天祥不語，以目視之，劉屏息不敢動。〕

呂 (爲杜濬所迫，不得脫身，倉皇無計，顧窗外) 我的人……(見無人回答

慌張地) 跟我來的人呢？

文 像你這樣的居心，沒有人會來幫的。(對劉岳) 劉御史，你剛才說的話，居心何在，我不難明白，我們雖是初見，可是我身爲兵部尙書，職責所在，不容姑息，你們兩位一個是負守城大任，懷叛國之心，謀殺大臣，一個是負台諫之重，謀國不忠，心藏叵測。(對呂武) 押他們兩個人下去，聽候發落。

呂武 是！

〔呂師孟不語。〕

劉 (狂喊) 冤枉！冤枉！

〔呂武押二人下。〕

文 李茂，你趕快到北新關去，曉諭全軍將士，就說我隨後就到，叫他們死守皇城，不許退後！

李 是！

〔李茂返身急下。〕

文 杜將軍，見過吳丞相。

杜 （上前施禮）杜濟參見丞相。

吳 （還禮，喘息未定）

文 （慰之）丞相受驚了。

吳 （漸恢復原狀）文大人，虧了你來，不然我……

文 （覺得時不可緩）吳丞相，現在我只想問你幾件事。

吳 （領首）我知道的可以告訴你。

文 去年我在平江府上疏朝廷，請建四鎮作恢復中原之計，朝廷卻始終攔置着不

回答，是什麼道理？

吳 （思索着）……不大清楚……似乎聽見陳宜中丞相說過，說這是：「習生之

見，迂闊難行。」

文 那末我奉旨勤王，眼見得大事可爲，爲什麼又命令我留駐隆興府按兵不動？

吳 那是江西刺史黃萬石，說了閒話，所以有這個命令。

文 後來平江府危急，爲什麼又叫我移駐獨松關，以致平江失陷。

吳 據說這是前任左丞相留孟炎的意思。

文 (盡力抑制自己) 那末這次我同張世傑都督聯名上疏，說：「淮東堅壁，閩廣全城，整頓士卒，有致勝之望，願移三宮入海，背城一戰，」爲什麼又不允許？

吳 陳宜中說這個太危險，做不得。

文 (怒極) 黃萬石現在什麼地方？

吳 前幾天接到諜報，他已經投降了北朝。

文 留孟炎丞相呢？

吳 一個月以前早已不告而去。

文 那末我現在去見陳宜中丞相。

吳 (搖頭嘆息) 也不在。

文 (驚怒) 怎麼？怎麼不在？

吳 (慘然) 昨天晚上，他一個人私自走了。

文 私自走了……

吳 (委委屈屈) 他看見大事不好，就不聲不響一人逃走，把國家存亡的千金重擔交給了我一個人。(痛心疾首) 我一個人，我這麼老了……

文 (無限的失望)……

吳 張世傑都督說朝廷過於軟弱，不可救藥，同陳宜中大吵了一場，前三天帶着兵走了，想不到馬上北兵就圍了城。

文 (痛苦地)我已經知道了。

吳 所以現在只想着文大人來，好有一線生機。

文 (遲滯地)太晚了……蒙古兵已經圍了城，調兵來救是決來不及，打是打不過，守是守不住，遷都更是休想，只有在城破的時候大家一齊殉國。

吳 (喫驚)真是這樣嗎？

文 杜將軍，請你講給丞相聽。

杜 丞相，文大人說的不錯，現在各路兵馬都被蒙古兵截住了，臨安四面被圍，只有一條小路可走，一路上的情形我們都看見了，的確都是我們想不到的。

外面喊 文天祥接旨！

吳 (站起身來)聖旨到了。

〔欽差捧聖旨上。〕

〔文天祥下跪。〕

〔吳堅杜濬隨之跪。〕

欽差（讀那聖旨）「太皇太后詔付兵部尙書、資政殿學士、江西安撫大使文天祥知悉，自吾有敵難，羽檄召天下兵，唯卿首倡大義，統率三軍保衛社稷，文而有武，儒而知兵，忠忱貫於霜月，人心恃以爲安，唯長江之險要已破，畿甸之備守當嚴，命卿爲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天下軍馬，受命危難之頃，宏濟中興之業，故茲昭示，唯卿勉之！」

〔文天祥接過詔書起立。〕

〔吳堅與杜澣亦起立。〕

〔文天祥反覆看那詔書，默無一言。〕

〔大家面面相覷，做聲不得。〕

欽差（小心翼翼地苦笑着）恭喜文大人……

〔文天祥仍沈思不語。〕

杜（忍不住）大人……（看了文天祥的臉色又不敢說）

吳（老年人的忠摯）這我可該鬆一口氣了，文大人，這才是擔負了天下的安危，可是我決不敢說「恭喜」兩個字，這決不是喜事。

杜（鼓起勇氣）大人！這……這太難了……

欽差（畏葸地）不……文丞相……

文 (漸漸挺起胸來，滿面剛毅之色) 請欽差大臣回宮報命，說文天祥領旨，馬上要進宮向皇太后謝恩。

欽差 告辭，兩位丞相。

【欽差打躬退下。

杜 (絕望地) 大人該想想怎麼辦吧。

吳 (抱着頭) 真是晚了，什麼都來不及了。

文 (坦然) 這才是報國家大恩的時候。(目視杜滸)……

杜 (躬身) 只等丞相吩咐！杜滸萬死不辭！

文 那末你同我一起到皋亭山去。

杜 遵命！

吳 (大喫一驚) 啊？皋亭山去！去作什麼？

文 去見北兵的元帥。

吳 去不得！不能這麼冒險！

文 我想了好久，只有這一個辦法。

吳 這不行的。

文 我們現在抵抗不住，敵兵馬上會打進城來。

吳 (語塞)……不過……(咬着牙)我情願大家死在一起，不贊成你一個人去冒險！

文 請吳丞相放心，聽說北兵的伯顏元帥是一個人物，我願意會會他，我不會喫虧的。

吳 (急得不得了)你不能走，你不能走……

〔家鉉翁手持東帖，慌張奔上。〕

家 (遠遠就喊)文大人，文大人在那兒……

(意外地)則堂先生！

家 敵兵已經停止攻城了。

(驚喜)那末文大人……

家 可是他們送來了一張東帖，要我們的當國大臣到皋亭山的敵兵營盤裏去談話。

(一驚)真的？

吳 (咋舌不能下)文大人，我佩服你的先見之明。不過，我不能放你去。

(莫明其妙)怎麼？文大人已經知道了？

吳 是的，文大人，你不知道朝裏的情形，滿朝文武官員早已逃得乾乾淨淨，在臨安的不過只有我們五六個人，像呂師孟，劉岳那樣的人已經看見了，你走

了之後，看他們會怎麼作，而且你知道，（悲痛地）我……我壓不住他們。不過假如我們不去，敵人馬上會打進來！

（絕望地）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橫了心）那麼我去！

（沈着地）還是我。（問吳堅）兩位太子是不是已經由大臣護送走了？

（躡嚀地）沒……沒有。

（頓足大怒）為什麼至今不走！

是……是太后不放。

為什麼？

太后說自己不走，所以也不放太子走。

文 （拍案）這麼些大臣是作什麼用的，兩位太子假如也遇到了難，這責任該誰負？

吳 （覺得冤屈）這……

文 （沈下氣來）朝裏大臣還有誰在？

吳 我，（指家）家大人，賈餘慶，劉岳，呂師孟。

文 怎麼只有這幾個人？

吳 就這幾個人了，我不能瞞你。

家 （忽然想起）還有宗正寺少卿陸秀夫！

吳 是的！是的！還有他！

文 （驚喜）陸秀夫還在，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家 兩位太子跟他讀書，他們大概正在一起。

文 事情不能再延遲了，請則堂先生趕快去找着陸秀夫少卿，請他馬上同兩位太子出東門的那條小路，那兒有我們的兵可以護送他們渡海到溫州去，去找張世傑元帥，萬一臨安陷落，就請太子繼位，整頓江山，再決死戰！

家 （點頭）是，是，是！

文 請則堂先生快去，我要知道他們已經走了，我才動身。

家 是！（下）

文 吳丞相，（舒了一口長氣）有陸秀夫護送兩位太子，我們可以放心了。

吳 （心不在焉）不過文大人假如走的話，務必要把朝廷裏的事規劃清楚。

文 丞相放心，我一定不教你爲難。

吳 ……還有賈餘慶，也是一個不安分的人。

文 我有辦法，不過我走了之後，要請丞相拿出點決斷來，不要被宵小包圍，而

且則堂先生會留在這兒幫丞相的忙的。

吳 (點頭) 我想這就不會有什麼事了。

杜 大人是不是還要進宮去見太后？

文 好的，趁這個時候我們去一下，你隨我來……

〔文天祥同杜濟剛要走。〕

外面喊 賈知府求見文丞相！

〔賈餘慶上。〕

賈 (見了文天祥，一躬到地) 賈餘慶參見丞相。

文 (還禮) 賈知府。

賈 國家危難之秋，文丞相來到都城，真是朝廷的洪福。(見文天祥欲行) 丞
相要到什麼地方去？

吳 文大人要進宮去見太后。

賈 不用了。(從袖裏拿出一張黃綾紙遞給文天祥) 我剛從宮裏來，太后有親筆
手諭給丞相。

〔文天祥接過那手諭去看。〕

賈 敵人要我們的當國大臣到皋亭山的營盤裏去見面，太后請文丞相去。說事情

太急，文丞相不必進宮了，要馬上動身才好。

文（看完了那手諭，收入袖內）那末等我回來之後再去拜見太后，我馬上就要走，不過在動身之前，我要辦好一件未了的事，要請賈知府幫我的忙。

賈（低頭）願爲丞相效力。請問是什麼事？

文（向外面大聲）帶人犯！

外面大聲 是！

賈（茫然）人犯？

〔呂武率衆武士擁反翦雙手垂頭不語的呂師孟與劉岳上。〕

賈（大喫一驚）啊！這，這不是呂侍郎同劉御史嗎？怎麼？怎麼……

劉（慘叫）賈，賈知府……我是冤枉的，救救我，救救我……

賈（低聲下氣地）請問丞相……

文 呂師孟擁兵犯上，叛迹昭然，劉岳謀國不忠，心藏叵測，我要重辦他們！

賈（一震）有這種事？

文 是我親眼見到的。

賈（言不由衷）這……這當然要重辦。

劉（猛地擡起頭來）賈餘慶！你……

賈 (忙亂地) 不過……不過在這種時候，人心不免……不免浮動……況且(說不下去)

文 (點頭) 唔，請賈知府說下去。

賈 ……況且丞相新到，也許……

文 (聲色俱厲) 爲大臣者，國家成敗所繫，禍福所關，保社稷，安百姓，臨難不苟，持危若定；現在京都被圍，賊勢猖獗，大小三軍尙知奮勇克敵，黎民百姓尙能毀家紓難，那人心浮動，叛國犯上的反而是我們大臣！請問！(拍案) 我們以何自解？

賈 (迷惘地) 是，是，是！

文 劉岳打一百軍棍，下獄監禁，等我回來之後再行處分，呂師孟就地正法！

〔呂師孟突然暈倒，武士們扶着他。〕

文 (一字有千金之重) 這就是殺一儆百！這種時候，我要大家都拿出自己的良心來！

賈 (膽戰心驚) 丞相說得是……

文 呂武！押劉岳下去，打完了之後下獄監禁。

〔呂武押劉岳下。〕

〔劉臣聲嘶力竭地叫着。聲漸遠去……〕

文 賈知府。

賈 (嚇了一跳)在這兒。

文 就派你監斬呂師孟。

賈 (幾乎沒有聲音)是。

文 就在府門前正法，教百姓們看看亂臣賊子的下場。

賈 是。

文 請杜將軍一同去。

杜 是。

〔賈餘慶，杜濬，武士們押着昏迷不醒的呂師孟同下。〕

吳 (喘了一口長氣)文大人。(無限傷心)人老了就沒有用了，我怎麼能及得

上……

文 (指着門外)誰？

〔家鉉翁疾行上。〕

家 (喘息未定)文大人……

文 (着急地)兩位太子？

家 已經走了，陸秀夫護送着出東門的小路走了……

文 (臉上顯出了一絲喜悅) 我也可以走了。

家 (剛要問) 呂師孟……

文 (搖手) 聽！

〔外面傳過來民衆的歡聲雷動，良久不息。〕

文 (自語) 我們的好百姓。(對家鉉翁) 則堂先生，太子已經平安地走了。叛國的臣子已經殺死了。請你一心輔佐吳丞相，堅持到底。等我回來之後，共商救國之策。萬一我不能回來，那末你記住：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保全我們大宋朝的乾坤正氣。天下後世都不會忘記我們。

家 (感動得要下淚) 丞相放心。

〔賈餘慶上。〕

〔杜滄，李茂，呂武同上。〕

賈 呂師孟已經死了。

文 賈知府，願你也忠心輔佐吳丞相，誓死報國！

賈 (躬身) 丞相儘管放心。

文 李茂，吩咐備馬！

李 是！（下）

吳 （趨前費力地）文大人……早去早回。

賈 （傾吐他的「忠誠」）願文丞相馬到成功！

家 （淒惻地）送丞相……

〔文天祥目視杜潯，呂武二人，一語不發，向外走去。〕

〔杜潯，呂武後隨。〕

〔衆人施禮恭送。〕

〔舞臺全暗。〕

第二場

人物：

伯顏 文天祥 賈餘慶 吳堅 家鉉翁 劉岳 呂文煥 衆元將 衆元兵

臨安城外三十里的皋亭山。

元軍大元帥伯顏中軍大帳的一角。

接前一場，清晨。

帳外天將破曉，殘星欲墜。

帳內燃巨燭，置兩張虎皮交椅，另一排長凳。

伯顏戎裝坐椅上。

衆元將或坐或立。

伯顏（下稱伯） 宋朝的使臣快來了。

將某 是的，還有半個時辰，過時不到，我們就繼續攻城。

伯 你們猜宋朝派誰來？

將某 想來只有賈餘慶這班人。

伯（笑着）宋朝是要亡了，一賈死去，又來一賈，這些天生的奴才，我真懶得見。

將某 不過見了之後，我們就可以平平安安地走進臨安，不必再費勁攻打了。

伯 你說得對……（哈哈大笑）

〔衆將皆笑。〕

〔元兵上。〕

元兵 (打躬) 報上元帥，臨安使臣文丞相到！

伯 (愕然) 文丞相是誰？

元兵 說是新拜的丞相叫文天祥。

伯 (喜動顏色) 快請，快請！

〔元兵下。〕

伯 想不到文天祥在臨安城裏，怪不得守城的兵都是勇氣百倍的。(對衆將) 大家見識見識這位南朝人物。(想了一想) 你們都下去。看我的臉色行事。

衆將 是。

〔衆將皆下。〕

〔伯顏立起來整冠拂衣，興奮地期待着這位南朝貴客。〕

〔兩元兵執燈籠前導上。〕

〔文天祥衣丞相冠服上。〕

〔兩元兵退下。〕

〔伯顏走上前對文天祥注視。〕

〔文天祥昂然立定，目視伯顏，不動。〕

伯 (無限惺惺相惜之意打一躬) 是文丞相？

文 (靜靜地還禮) 伯顏元帥？

伯 (退後幾步) 丞相上座。

〔兩人坐好，都不說話。〕

伯 (上下打量着文天祥) 早就聽說丞相文章一品，忠義無雙，今天瞻仰丰采，果然名不虛傳。

文 久仰元帥英名，今天相見，是我三生有幸。

〔又沈默。〕

伯 丞相深更半夜受這辛苦，我心裏十分不安，這回請丞相過來，是爲的兩國講和的事。

文 (沈着地) 講和的事是前任宰相陳宜中的主張，我不知道，現在陳宜中已經走了，太后命我繼任他的位置，而且派我來重新商量。

伯 丞相來了，那當然都好說。

文 (正色而言) 宋朝承先帝正統，一匡天下，是衣冠世代，禮樂之邦。同北國分掌人民，誼同兄弟。爲什麼興這無名之師，侵犯我們的邊疆，殺害我們的子女，請問來意，是要爭奪江山，還是搶劫財寶，請元帥明告！

伯 因爲宋朝君臣不振，綱紀無存，我們元朝皇帝不忍眼見一個堂堂大國，日就

衰敗，所以特地興兵前來，爲的代宋朝重整乾坤，挽回危局，決不動搖宋朝社稷，決不殺戮宋朝百姓，更沒有奪取天下之心。丞相可以不必過慮。

文 這麼說，我們還是兄弟之邦？

伯 當然是兄弟之邦。

文 （起立一揖）那麼我在這兒專誠道謝。

伯 （還禮）丞相不必這麼客氣。

文 現在很好了，我們兩國的大臣，已經見了面，話都說清楚了。請元帥下令，退兵平江府，講和的事，我們可以從長計議。

伯 （微笑着）丞相把話說得太容易了。

文 三十里外就是我們的京城，元帥兵臨城下，使我人民鼎沸，九廟震驚，未免相逼過甚。

伯 丞相說那兒的話？

文 元帥說了我們是兄弟之邦？

伯 是的。

文 那麼以兵戎相見，是大錯特錯，所以現在馬上退兵才是道理。

伯 本帥奉命進兵，是許進不許退的。

文 元帥也會想到過進兵的利害不會？

伯 倒沒有想到。

文 元帥如果以為兩國是兄弟之邦，那末此時應當自知出兵之誤，聽從我們的勸告，退兵平江府，那時文天祥親自押運金銀絹帛前來犒賞三軍，然後元帥統率大軍，全師還朝，此所謂不戰而勝，乃是第一上策。

伯 (辭色漸轉強硬) 假如我不退兵呢？

文 那就是要爭奪土地，滅我國家了？

伯 姑且這麼說！

文 那麼元帥知道：淮南，淮北，浙東，浙西，閩廣千里之地，還是我們大宋天下，我們的帶甲雄師，也不下百萬之衆，元帥一定要以武力攻奪，恐怕萬難取勝！

伯 (按劍而起) 本帥出兵以來，勢如破竹，宋朝果然還有雄兵猛將，我想我倒該是不辭一戰！

文 (亦立起身來) 元帥如此執迷不悟，那時豪傑並起，兵連禍結，天下大亂，由於元帥一念之差，元帥會悔之不及！

伯 (大為不快) 文丞相，你未免大言欺人。

文 元帥明鑒。

伯 (連連冷笑)……(目視左右)

【衆元將執刀在手，一擁而上。

文 (神色不變)這是作什麼？

伯 丞相也該明白。

文 (靜靜地)我是大宋朝的狀元宰相，功名富貴，兩無遺憾，所欠的只是一死

報國，元帥何必恐嚇我？

伯 不只恐嚇你，我可以殺死你！

文 (逼進一步)除非你殺死我，不然你就進不了臨安。

伯 (情不自禁)好漢子！好漢子！(同顧衆元將)你們下去。

【衆元將下。

伯 (恭敬地)丞相請坐。

【二人就坐。

伯 剛才得罪了丞相。

文 天祥也得罪了元帥。

伯 (感慨地)有丞相在，宋朝不會亡的。

文 我是不足道的，好在我們還有無數的不願亡國的好百姓。

伯 請問丞相，度宗皇帝死後，留下幾位太子？

文 三位。

伯 當今的幼主是第幾位？

文 是第二位。

伯 (身向前湊) 那末兄弟兩位封王沒有？

文 封過了，一位吉王，一位信王。

伯 現在臨安？

文 不在。

伯 (大驚) 不在？

文 大臣護送走了。

伯 誰護送走的？

文 宗正寺少卿陸秀夫。

伯 誰的主張？

文 全國人民的主張。

伯 (愕然久之) 到什麼地方去了？

文 不是福建，就是兩廣，大宋朝一統天下，江山萬里，儘有世界。

伯 兩朝既是兄弟之邦，何必送太子遠去呢？

文 元帥說的什麼話？宗廟社稷，關係國家興亡，北朝若是從此班師，兩國平安無事最好，如果一定要攻進臨安，爭奪天下，馬上就會另有皇帝出來。

伯 （無奈）丞相好厲害。

文 句句實言，請元帥三思。

伯 ……恨我早不遇見丞相。

文 我也自恨早不遇見元帥。

伯 （急然回想起從前）去年我帶兵攻打平江，丞相正在平江防守，心裏想着可以瞻仰丞相丰采了，誰知道剛要開戰的時候，丞相卻率兵走了。

文 那是奉了皇上聖旨，叫我放棄平江，移駐獨松關。

伯 那時候丞相有多少兵？

文 有五萬人。

伯 （喟然長嘆）真是天意呀！假使丞相在平江，一定不會投降我們的。

文 怎麼見得？

伯 看丞相的氣概，怎麼會投降。

文 (感慨地) 果然打起來，也未必就輸給元帥。

伯 (站起身來) 丞相…… (抓住文天祥的手，大笑不止)

文 (溯洄往事，氣湧如山，緩緩地起立)…… (苦笑)

【笑聲之中，一元兵持柬帖上。

元兵 (將柬帖遞給伯顏) 元帥。

伯 (略看一過，不屑地) 叫他們進來。

元兵 是。(下)

伯 (目視文天祥久之，無限感慨) 丞相，常言道：「大廈將傾，獨木難支。」丞相還是看開點好，對事，對人都不要太認真了。

文 (茫然) 元帥爲什麼這麼說？

伯 (同情地) 馬上有一件突如其來的事，是丞相意料不到的，但願丞相不要太難過。

文 (大惑不解) 什麼事呢？

伯 (指外面) 他們來了。

【兩元兵持槍引賈餘慶，吳堅，家鉉翁，劉岳上。

【賈餘慶前行，面有得色。

〔吳堅老態龍鍾，不勝羞慚。〕

〔家鉉翁踟躕其行，悔恨交迸。〕

〔劉岳棒傷正劇，行步維艱，東張西望，誠惶誠恐，不知如何是好。〕

〔伯顏端坐椅上，岸然不動。〕

〔文天祥與四人打了一個照面。〕

〔四人不意文天祥在此，面色陡變，然而各人所感的各有不同。〕

〔賈餘慶是得意。〕

〔吳堅是羞慚。〕

〔家鉉翁胸有成竹，反形鎮定。〕

〔劉岳受責不久，餘悸猶存。〕

〔文天祥怒滿胸膛，坐椅上背轉身去，眼望他處。〕

元兵 宋朝祈和專使參見元帥。

〔兩元兵站在兩旁。〕

伯 你們都是什麼人？

賈 (一一指點着) 這是左丞相吳堅，這是簽書樞密院專使家鉉翁，這是同簽書樞密院專使劉岳。(故意不說下去。)

伯 你自己？

賈 我是新拜的右丞相賈餘慶。

伯 右丞相？

賈 是的，新拜的右丞相賈餘慶。奉了太后之命，特奉降表，前來求和。

伯 降表呢？

賈 在這兒。（抽出文卷，呈上伯顏）請元帥過目。

伯 （接過降表）唔！（輕蔑地）你們坐。

賈 是，是，是。

〔吳堅坐在文天祥旁邊，家鉉翁，賈餘慶，劉岳依次坐下。〕

劉 （剛剛坐好，忽然跳了起來，怪叫）啊喲！啊喲……（兩手捧着屁股）

〔衆人一驚，除文天祥外，紛紛起立。〕

伯 （縐着眉）什麼事？

劉 （吞吞吐吐）他……他……（指着文天祥）打了我，還沒好……（喘着氣）是我，是我……自不小心。

〔伯顏一笑坐下，繼續看着手裏的文卷。〕

〔衆人亦坐好。〕

〔劉岳剛要坐，忽然想起不能坐，爽興站着，又自覺不合適，在那裏坐立不安。〕

吳 (猶豫不定，終於忍耐不住，輕輕扯着文天祥的衣袖，低聲喊) 文大人，文大人……

文 (回過頭來) 吳丞相，你好無才！(怒容滿面對家鉉翁) 則堂先生！你也……
(說不下去)

〔家鉉翁俯首無言。〕

吳 (囁嚅地) 文大人一走，太后就下了聖旨，(指賈餘慶) 他就……

賈 (獰笑着) 吳丞相，你少說幾句。

吳 (一驚) ……

賈 (得意冷笑) 是我主和的，怎麼樣？你……

伯 (指着手上的文卷) 叫天下州郡都歸降元朝，做得很好，不過這要你們署名才是。

賈 (慌忙站起來) 是，是，是，但憑元帥吩咐。

伯 (向裏面) 拿筆墨來。

〔一元兵捧筆硯上。〕

伯 (把手裏的文卷交給賈餘慶) 寫上你們的名子。

賈 (陪笑) 大家都寫？

伯 (看着文天祥) 你們四個人。

賈 是，是，我先寫。(提筆寫完) 吳丞相，你寫！(把文卷與筆遞給吳堅)

吳 (戰抖着) 我……(手伸出來，看看文天祥又縮回去) 我……

賈 (狐假虎威) 你不要命了。(硬將紙筆塞在吳堅手裏) 寫！

【吳堅幾乎落淚哆哆嗦嗦地寫完了。

賈 (接過來，遞給家鉉翁。) 該你寫了。

【家鉉翁拂袖卻之，怒目而視。

賈 (趕快遞給劉岳) 你寫。

劉 是，是，是。(寫好，還給賈餘慶)

賈 (仍走到家鉉翁前，示意) ……

【家鉉翁不理。

賈 (縐起眉來) 你怎麼……

家 (站起大喝) 滾開！

賈 (出乎不意，倒退數步) 你瘋了。

【衆人大驚。

家 (咬牙切齒) 你這個賣國賊，我恨不得殺死你。

賈 (張大其詞) 元帥，他不寫，他要造反！

伯 等我問他。(對家鉉翁) 家大人，你爲什麼不寫？

家 我家鉉翁決不做這種喪權辱國的事。

伯 (嚴峻地) 那麼你爲什麼做求和的使臣呢？

家 你不必多問，你可以殺我！

賈 你以爲元帥殺不得你。

劉 殺你有什麼希奇。

伯 (怒喝) 不許你們兩個說話，坐在那兒！

賈 (坐下) 是，是，是。

劉 (半蹲半坐) 是，是。

伯 你既然不願意署名，我不勉強你，(顧左右兵士) 你們送家大人下去休息。

〔兵士向前。〕

家 (跑上前，抓住文天祥的手) 文大人，你不會看不起我……

文 (感動地) 則堂先生……

家 我……我可以拿「死」來贖我的罪！

文 則堂……

家 (轉向伯顏) 元帥，像賈餘慶這樣的賣國賊，你不殺他們，你就枉為英雄！
伯 (微笑) 我記得。(目視左右兵士) 請家大人下去休息。

〔家鉉翁昂然下。〕

〔一元兵隨下。〕

文 伯顏元帥，你要把家鉉翁怎麼樣？

伯 丞相放心，我決不屈待他，對於忠心愛國的臣子，我們都非常尊敬的。

賈 (急急地) 那麼，我們，我們呢？

伯 你不必着急，你對我們是有功勞的，我自然不會殺你；不過我要你知道，對於那些貪污好利，賣國求榮的臣子，我們也從不輕輕放過。(指賈手中的文卷) 交給我。

賈 (遞給他) 是，元帥。

伯 (把文卷交給身旁的兵士) 賈餘慶，我還要重用你，我要送你們到北京去。

賈 (低聲) 是，元帥。

伯 天一亮，你們就可以動身。(向外面) 來！

〔元兵一人持戈上。〕

伯 押他們三個人下去。(看着吳堅) 吳丞相上了年紀，要小心招護。

吳（抓住文天祥）……文大人……（淚如雨下）咳……

〔吳堅頓足下。〕

〔賈餘慶，劉岳兩元兵同下。〕

〔另一元兵上。〕

元兵 呂將軍求見。

伯 請進來。

〔元兵下。〕

伯 呂將軍是來看丞相的。

文 誰？

伯 呂文煥。

文 噢，呂文煥也在這兒。

〔呂文煥戎裝上。〕

呂文煥（下稱呂）（雄糾糾地）這是文丞相？

文 欸。

呂 我們有幾年不見了。

文 是的。

呂 聽說丞相殺死了呂師孟？

文 是的。

呂 (怒聲) 你知道呂師孟是我的姪兒？

文 當然知道。

呂 爲什麼殺他？

文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呂 你知道我不會與你干休！

文 (不屑地冷笑) ……

呂 這作什麼？

文 我覺得很可笑。

呂 可笑什麼？

文 可笑你居然有臉來見我，你這叛賊！

呂 我怎麼不能見你，我怎麼是叛賊？

文 國家不幸而有今天，你是罪魁禍首，你不是叛賊是什麼。三歲的孩子都在罵

你，何況我呢！

呂 (痛恨地) 在襄陽苦守六年，眼見得兵盡糧絕，城裏的人民百姓易子而食，

城外的元兵不斷攻打，每天早晨我帶了全城百姓向着南方跪拜痛哭，盼望着臨安的救兵來到，可是朝廷上奸臣當道，始終沒有發來一兵一卒。這六年來的苦況有誰知道？這能怪我嗎？

文 我們當然不會忘記你，這六年苦守的功勞，不過我現在要問你，你這六年苦守襄陽是爲了什麼？是爲了國家，還是爲了朝廷？還是爲了奸臣？還是爲了你自己？

呂 我不懂你的意思。

文 那麼我現在可以告訴你，我們是爲了國家而抵抗敵人的。主上昏庸，奸臣當道，那是國家的不幸，這不幸的責任，是在我們做大臣的身上。我們爲什麼不能使主上英明奮發？我們爲什麼能教奸臣在朝廷上胡作非爲？我們在事先沒有防範，事後又無法補救，所有的困難正是我們自己造成的。所以你在苦守襄陽六年之後，既然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力盡援絕，只有以死報國，才能贖回你的罪過；可是你爲了愛惜生命，保全妻子，居然投降了敵人。

「呂文煥俯首不語。」

文 你走錯了一步，上負了國家，下遺臭家門，把六年的英名 廢於一旦，滿族叛逆，成了萬古的奸賊。

呂 (惱羞成怒) 你欺人太甚!

文 (拂袖轉面他顧) 你來見我，根本是自討沒趣，現在你可以殺我，不然你就滾開!

〔呂文煥拔出劍來。〕

伯 (忍不住哈哈大笑，攔住呂文煥) 文丞相心直口快，呂將軍不要動氣。暫且迴避了吧。

〔伯顏連推帶擁，呂文煥滿面羞慚下。〕

伯 (回過身來笑着) 丞相把呂文煥罵得好。

文 我要告辭了。

伯 丞相要到那兒去?

文 事情已經完了，我要回臨安去了。

伯 (笑着) 臨安已經是我們的了。

文 我總有地方去。

伯 丞相不能走。

文 爲什麼?

伯 丞相也要到北京去。

文 (勃然)爲什麼?

伯 (面色一變)丞相不必多問。

文 兩國交兵，豈有拘留使臣的道理。

伯 丞相不必生氣，你是宋朝的大臣，責任不輕，這兩國的大事，我們得從長計議，所以我們決不能放你回去。

文 你好不講信義!

伯 (躬身)我這回只好放肆了，不過我們決不屈待丞相，丞相可以同自己的隨從一同上路。(顧帳外)來人哪!

〔元兵多人持戈上，在文天祥身邊站定。

伯 (手伸向帳外)丞相請。

〔舞臺全暗。

第三場

人物：

杜濬 余元慶 呂武 文天祥 李茂 舟子 元兵數人

京口城外，甘露寺下。

長江邊。

春天的深夜。

晚風徐來，江上波光浮動。

聽得玲瓏清脆的潮水拍打堤岸聲。

叢草成堆，雜花生樹，在星光撩亂之下，蔚成一片朦朧。

朦朧裏杜濬由草叢中躡足上。

他倉皇四顧。

隨後他站定了脚，手伸到嘴裏，向着遠處長嘯了一聲。

遠遠地亦有嘯聲答應。

聽到那應聲之後，他輕輕擊了三下掌。

遠處亦有掌三記應答。

杜 (低聲) 喂。

〔另一邊的草叢裏走出一個人，是余元慶，當地的農民。〕

杜 誰？

余元慶 (下稱余) 余元慶，你呢？

杜 杜濬。

余 杜將軍。(走近前)

杜 船呢？弄到沒有？

余 弄到了。

杜 (高興地) 余老大，有你的，是什麼人的船？

余 這兒的老鄉，他現在給元朝兵管船。

杜 你說了丞相給他一千兩銀子？

余 他說不要錢。

杜 (訝然) 真的？那末船呢？

余 馬上就划過來，丞相出來沒有？

杜 (興奮地) 出來了，在後頭。

余 (狂喜) 怎麼出來的？告訴我。

杜 我們對那姓王的說：明天過了江，就是北方了，我們是南方人，離開家鄉是一天遠一天了，也許永遠看不見家鄉了。大家要大大的喝一場，就把姓王的跟那些隨從的兵都灌醉了，我們就跑了出來。

余 (笑了起來) 明天他們一醒，看見丞相跑了，才好玩哪！

杜 (急止之) 別笑!

余 (天真地) 我真樂。

〔遠處擊掌聲。〕

杜 (輕輕地) 來了，來了。(亦擊掌響應)

〔李茂呂武扶持文天祥上。〕

杜 余老大，這就是丞相。

余 (無所措其手足，只深深作了一揖) ……

文 (慈祥地) 爲了我，辛苦了你們，叫我感激不盡。

余 (張口結舌) 丞相真是……真是……我們……我們不……丞相才辛苦啲。

杜 你應該說：都是爲了國家。

余 (恍然) 是啊……都是爲了國家。

文 船弄到沒有?

余 (指江中遠處) 馬上就划過來。

文 呂武，銀子預備好。

呂 預備好了。

余 (慌張地) 不……不……不……不……不要錢!

文 那怎麼能夠？

余 他說的他不要錢！

文 誰的船？

余 本地人，現在給元朝兵管船。

文 他不怕元兵知道？

余 他說他豁出去了，只要救得出丞相，死也甘心。

文 （感嘆地）大家記得：這無數的人民是我們最好的幫手，我們永遠不能離開

他們，有這麼多的好百姓，我們一定會成功的。

余 丞相……丞相太誇獎了……

杜 （忽然像聽見了什麼，手指着來時的路）有人！

〔大家都怔住。〕

〔人聲雜沓，漸趨漸近。〕

文 是追來的兵。

杜 我們都是赤手空拳，怎麼辦？

文 （從袖中抽出一把匕首）收好你們的短刀，在不能支持的時候，大家一起自殺！

余 丞相，這草裏可以躲！

杜 大家躲起來，不能讓他們看見。

〔余元慶指定各草叢，引衆人一一藏好。

〔人聲更近。

〔余元慶四望，無處容身。

杜 (從草中伸出頭來) 余老大，你自己！

余 不要響！(只得鑽進最靠路邊唯一的草叢中去。)

〔元兵甲脚步踉蹌，左手執火把，右手執刀上。

〔衆元兵各執刀槍上。

元兵甲 (醉態可掬，滿口亂罵) 他媽拉個巴子，把文天祥會給放走了，讓元帥

知道了，我們還有命！他媽的，他媽的……

元兵乙 「他媽的，他媽的！」你罵什麼呀！你找呀！

元兵甲 找！找他媽的鳥！找了這一路了，連根毛兒也沒找着呀！

元兵乙 這一路淨聽你罵街了，你竟罵街也沒有用呀！

元兵甲 (瞪起眼來) 那你他媽不罵街就有用了！

元兵丙 (指着文天祥藏的地方) 別吵！看，草在動！

元兵甲 (嚇了一跳) 草會動!? (定睛細看) 見他媽的鬼!

〔一陣風來，把元兵甲手中的火把吹滅。〕

元兵甲 (大驚) 真他媽的有鬼! (轉身想跑)

元兵乙 (也有點怕，伸手抓住元兵甲，發抖的聲音) 你……你跑什麼?

元兵丙 (怒喝) 不許動!

〔衆人稍靜。〕

〔元兵丙近前一步，舉起手中槍向文天祥藏身的草叢中一槍擲去。〕

〔樹上有怪鳥連聲慘叫。〕

元兵甲 (嚇得一哆嗦) 什麼玩意兒? (想跑又不敢跑)

元兵乙 (抖抖地) 邪……邪門兒……

〔元兵丙也有點怕，卻虛張聲勢又是一槍。〕

〔衆元兵紛紛向草叢中衆人藏身處，亂刺亂砍。〕

〔余元慶藏得靠衆兵最近反而沒有人碰他。〕

〔靜靜地。〕

元兵丙 (舒一口氣) 沒有! 那邊去找!

元兵甲 (一直站着不動) 哈! 我說是見鬼罷! 他媽拉個巴子! (一口唾沫吐在

地上)

〔元兵丙偕衆兵下。〕

元兵乙 (拉着元兵甲) 走，走，走！

〔二人同下。〕

余 (從草叢中伸出頭來喘着氣) 丞相……

〔元兵甲乙復上。〕

〔余元慶慌忙又縮回去。〕

元兵乙 去！去！

元兵甲 你他媽的說我膽子小，我他媽做給你看看！

元兵乙 走，走，走，別這麼瘋瘋顛顛地。

元兵甲 就是這兒。(指着余元慶藏身處) 我在這兒站了半天了，我就說這兒……

(舉起刀)……

〔風吹草動。〕

元兵甲 (目瞪口呆)……

元兵乙 咳！別丟人啦！走罷！(拉他走)

元兵甲 (又回過身來) 丟人？我才不怕鬼哪，要是有鬼的話，我……(舉刀)

我……（邊疑不定）我……我就這二刀！

〔元兵甲舉刀向余元慶藏身的草叢中砍去，因為站得還遠，砍不到，他又不敢向前去，結果那刀脫手飛去，向那草叢中落下〕

〔草中蠕動了一下。〕

〔元兵甲乙有若失神。〕

元兵甲（稍清醒過來，乍着膽子）嘿……（聳聳肩膀故作大膽地笑着）這有什麼怕？

〔上前要去拾草中的刀。〕

〔一陣風。〕

〔樹上怪鳥又一聲慘叫。〕

元兵甲（大驚）我的媽！

元兵乙（魂不附體）真有鬼！

〔二人連滾帶爬，踉蹌跑下。〕

〔片刻之後。〕

余（在草叢中呻吟）哎喲……

杜（走出來，跑向余元慶）怎麼了？你怎麼了？

〔文天祥，呂武也都走出來，去看視余元慶。〕

〔李茂最後出來，手撫左肩，站得筆直，一語不發。〕

〔杜濟與呂武扶余元慶起來。〕

余 (用手拔出刺在腹上的刀，血淋漓流溢，咬緊牙關) 嗎……

文 看他的傷！

杜 老大，你傷的不輕。

文 扶他坐下。

余 (擡起頭來) 不要緊，不要管我。(指着江裏) 船來了，你們快走！

〔堤岸下有泊船的聲音。〕

〔衆人回頭去看。〕

文 搭他上船。

呂 是。

余 我不上去，別管我！

〔舟子持槳上。〕

舟子 (高興地) 余大哥！(一驚) 你怎麼了？

余 (苦笑着) 沒什麼，受了點傷……快……快……快……(指着文天祥) 快請丞相上

船。

呂 (取下身上的一個包裹) 這是一千兩銀子的船錢。

舟子 (推讓不迭) 不要錢!

文 船錢是該要的。

舟子 難道說一個丞相祇值一千兩銀子不成，我能給大宋朝救出一位丞相，死都值得，要銀子有什麼用。

呂 拿去，拿去。

舟 我要罵了，我是要這銀子，我就不是人養的。

余 (呻吟地) 丞相，不要，不要。快上船，他們要回來的!

文 那麼大家快走。(回頭看見李茂) 李茂，你怎麼了。

李 (冷冷地) 這兒中了一槍。

【李茂不顧衆人，獨自下了堤岸，上了船。

舟子 丞相，上船。

文 (對杜濬及呂武) 扶他下去。

余 (搖頭) 丞相先走……我留在這兒。

【遠遠人聲。

文 他們來了。(厲聲)快扶他下去!

余 (把手中刀交給呂武)你拿着。

呂 (接過來)好。(扶着他)快走。

杜 (亦扶着他)不要說話。

〔三人扶掖着走到江邊。〕

余 (突然站住)躲開我，我會連累你們，丞相保重!

〔杜澹，呂武一怔之下。〕

〔余元慶奮身一躍，「撲通」一聲，水花四濺，隨波逐流而去。〕

〔衆人頓足驚叫。〕

舟子 余大哥死得好!

〔舟子急拉文天祥走下堤去。〕

〔人聲已近。〕

呂 你快下去，不然來不及了。

杜 (訝然)你!?

呂 我留在這兒擋住他們，(舉起余元慶給他的刀)不然你們都走不了!

杜 不!你走!留下我!

文天祥聲音 快！

呂 (一字千金) 你去！你得跟着丞相！

杜 (尚在猶疑) 我……

呂 (厲聲) 聽我的話！

杜 (切齒) 好！

〔杜潛掩面跑下。〕

〔呂武持刀立在江邊，目送船離了岸。〕

〔人聲逼近。〕

〔呂武躲入草叢。〕

〔元兵甲乙丙及衆元兵同上。〕

元兵甲 他媽的拉個巴子，還是沒有。睜眼一看，又他媽跑到這兒來了。(四下

張望) 我的刀呢？

元兵乙 你就知道窮吵！

元兵甲 媽的！你……

元兵丙 (手指遠處) 船！

〔衆人蜂湧去看。〕

元兵乙 真是船，順水，走得好快！

元兵丙 走的不遠，快去追！

元兵甲 我去划船！（回頭便跑）

元兵乙 我也去……

〔二人正轉過呂武身旁。〕

〔呂武手起一刀，刺入元兵甲咽喉。〕

元兵甲 媽！（死在地上）

元兵乙 （狂喊）哎喲！（往回跑，跌倒地上）

〔元兵丙正從身上拿下一張弓搭上箭要往江中射去，一驚回頭，被呂武趕上一刀，刺入後心，仆地死。〕

〔衆元兵各舉刀槍，一湧而上。〕

〔呂武刺傷數人，不支倒地。〕

呂 （狂喊）大宋朝萬歲無疆！

〔舞臺全暗。〕

人物：

文天祥 杜濬 李茂 舟子 守城兵 苗再成 衆兵士 傳令兵 王都統 人民甲
人民乙

兩天之後。

黃昏。

來在真州城下。

春天，卻沒有春意，山河破碎，滿目荒涼。

花木逶迤之中，一條小路，直通到真州的城門。

城牆隱蔽在雲樹間。

城門半開，旁邊駐守着一個懶洋洋的兵士。

文天祥，杜濬，李茂及舟子四人上。

划了兩盞夜船，又趕了十幾里旱路，大家都已疲憊不堪。

大家住了脚。

舟子（指着城門）這就是真州的小西門，（笑着）丞相進去見着了苗太守，以

後就是一帆風順了。

文 我不知道怎麼謝你。

舟子 丞相說那兒話？大宋朝還不都指望著丞相嗎？丞相好走，我去了。
杜 怎麼？你去了。

舟子 得回去看看家裏，丞相，我求您一樁事……

文 什麼事？你說。

舟子 我想……想回去把家眷安頓一下子，還來伺候丞相。

文 (溫和地) 我求之不得。

舟子 (驕囁地) 還有……

文 你儘管說。

舟子 還有好些，好些人都會跟我來的……我怕人太多。

文 (感動地笑) 你知道人越多越好。

舟子 (傻傻地望着杜澥笑) 我還怕丞相不要我們呢，那我走了。(欲走)

文 你們到什麼地方找我？

舟子 (高興地) 我們打聽得出來。

文 (無限傷心) 只是那跳水死了的余元慶……

舟子 丞相不必難過，他死得好，給我們弟兄們露臉。丞相快進城罷，得去叫

門，天快黑了。

「舟子下。」

文（感嘆地）像是流浪人回到了家鄉，想不到我們又重見天日。（找一塊石頭坐下）李茂，去叫門。

李（點點頭）……（走向城門去）

杜（低聲）丞相，李茂這兩天神色不對。

文（領首）我也覺得。

杜也許是因為呂武的死。

文（冷冷地）但願是這樣。

「李茂走到城門口。」

李（沒好氣）看門的，進去通報，說文丞相到。

守城兵（懶懶地擡起頭來）什麼？

李文丞相到，請你們太守出城迎接。

守城兵（用力睜大了眼睛）什麼？

李（火氣上來）請你們太守出來！

守城兵（木偶一般）啊？

李 你是聾子？你懂人話不懂？

守城兵 你是幹嗎的？

李 你管不着！我要進城！

守城兵 太守有令！閒雜人等，是一概不准進城！

李 (強橫地) 我偏要進去！

守城兵 (搖搖頭) 不像話。

李 (怒氣沖沖) 不像話？不像話的事多得很吶！我非進去不可！

守城兵 (看遠處，若有所見，急挺起腰來) 別嚷，別嚷，太守在那兒巡城，過

來了，你自己去問。

〔李茂回頭去看。〕

〔真州太守苗再成帶了一小隊隨從兵士沿着城牆巡邏過來。〕

李 (冒冒失失迎上前去) 苗太守可在？

〔苗再成出乎意外，急向後退。〕

〔兩個交戟兵士上前將李茂攔住。〕

〔另兩個兵士上前擒住李茂兩臂。〕

苗再成 (下稱苗) 搜！

【衆兵士搜李茂身上，無所得。

李 (冷笑) 你們要作什麼？

苗 我就是真州苗太守，你是來行刺嗎？

李 (神經失常) 想我李茂爲國家，受盡千辛萬苦，我還怕什麼？(狂喊) 文丞相，我們好冤枉！

(茫然) 文丞相……

文 (對杜澣) 李茂闖了禍！你快去！

【杜澣上前。

李 (狂喊不已) 我們爲什麼，我們爲什麼，我們……

杜 (制止李茂，向苗再成施禮) 可是苗太守？

苗 是的。

杜 新拜的右丞相文天祥大人奉命出使元軍，被元軍扣留不放，是前天夜裏從京口逃出來，現在來到真州，特來通報太守知道。

(驚喜) 丞相在什麼地方？

杜 就在這兒。

【李茂低頭不語，失神地立着。

苗 (走近施禮) 眞州太守苗再成參見丞相。

文 (起身還禮) 幾年不見了，太守辛苦。

苗 目前軍情緊急，所以每天自己巡城，以防不測。丞相面色不好，不能再走了。(向兵士) 去把我的轎子擡來。

〔兵士二人下。〕

〔文天祥仍坐石上。〕

苗 (侍立着恭敬地) 丞相才是太辛苦了，丞相怎麼脫身的？臨安怎麼樣了？我們已經有幾個月沒聽到朝廷的消息了。

文 臨安……

苗 (不安地) 丞相先休息休息，等一會兒再說罷。

文 不要緊……我告訴你，臨安已經完了。

苗 (大驚) 完了！？怎麼……

文 我奉命出使元軍，賈餘慶他們就獻城投降了。

苗 太后同幼主呢？

文 自然都作了俘虜。

苗 ……那末國家已經是亡了！

文 不過，吉王同信王卻早已逃出臨安，我們還有很多沒有失去的土地，用不着灰心。

苗 （無限怨恨的長嘆了一聲）……

文 爲什麼嘆氣。

苗 我們兩淮的兵力，本來是可以擔當復興的重任的，可惜李庭芝制使膽怯不敢進兵，又跟淮西的夏貴互相怨恨，不能同心合作，否則……

文 嘚。

苗 （忽然高興起來）可是現在丞相來得真好，可以溝通兩淮的連絡，不出一月，連兵大舉，先擊破淮水上的元軍，江南豈不是傳檄而定。

文 那末出兵的計劃呢？

苗 （按劍軒昂地）是先約夏貴提兵出江邊，直指建康，爲的牽制敵軍。

文 再呢？

苗 再用南通秦興的兵攻打灣頭。用高郵淮安寶應的兵攻打揚子橋。揚州的大軍取瓜州。我率領水師直搗鎮江。五路同時進兵，使敵軍措手不及，無法相救，何況灣頭，揚子橋的守兵脆弱，不堪一擊，王師一到，可以不戰而下，三路大軍同江上的水軍四路進攻，一定可以收復瓜州。

文 (點頭) 以後?

苗 戰略成功之後，淮東大軍取京口，淮西大軍下金陵，那時候敵軍被圍兩浙，無路可出，生擒了他們的主將，就奠定了恢復天下的基礎。

文 (一把抓住杜蒨，喜不自制) 我們的苦不是白喫的，想不到在這兒得到了中興的機會。

苗 這計劃早已定好了，可是我以為大概是永遠辦不到的，萬想不到丞相會來，這才叫皇天不負苦心人。

〔一個兵士從城門裏飛跑出來。〕

〔衆人急回頭。〕

苗 什麼事?

兵士 (跪在地上，呈上一紙文書) 揚州來的緊急文書。

〔兵士起立。〕

苗 (接過來，打開看不到一行，便急行掩住) 這…… (面色陡變)

文 (關心地) 出了什麼事嗎?

苗 (慌亂地) 是的，是的，沒有什麼，丞相，(笑道) 轎子馬上就擡來，我先進城去。(逐步後退)

文 (欠身) 太守請便。

苗 (示意衆兵士放下李茂) 這是丞相的隨從？

文 是的，剛才冒犯了太守，我心裏非常不安。

苗 那兒的話，那兒的話。

文 因爲我們兩天兩夜沒有喫，沒有睡，他大概是太累，所以人不大清楚了。

苗 是的，是的，我先告便。(示意衆兵士一同進城)

文 請。

〔苗再成進城，下。〕

〔衆兵士列隊隨下。〕

杜 (低聲擔心地) 丞相，怕是有變故？

文 我想，不會，等進城去再說。(看着呆立無神的李茂) 李茂。

〔李茂擡起頭來，不答。〕

文 你剛才爲什麼那末失態？

〔李茂仍不答。〕

文 (沈痛地) 幾年來你不是這種樣子，像這樣你如何能夠再跟隨我擔當大事？

〔李茂低頭不語。〕

文 爲什麼不開口？

李 (擡頭，痛苦萬分) 丞相，我我……我覺着……(用力掙出來) 我們冤枉。

文 什麼？你說什麼？

李 壞人享福，好人受罪，這還不是冤枉嗎？

文 李茂！你怎麼會說出這種話來？

李 (爆發地) 這是我心裏的話，我們太冤了，我們一輩子沒有做過壞事，我們是好人，好人哪！可是，什麼人都欺侮我們，我們永遠也翻不了身，(按着肩上的傷口) 死活不由得自己，比豬狗還不如，國亡了也好，不亡也好，榮華富貴反正沒有我們的份，我們爲什麼？我們圖什麼？

文 李茂，我非常生氣！我料不到你會胡塗到這樣！昨天對你們講的，我曾經怎麼樣教訓呂文煥，我想我現在用不着再重說一遍。你該明白！

李 丞相，我覺得呂文煥不見得錯。

文 (大怒，站起身來大喝) 李茂！

杜 李茂，你昏了。

文 你該知道江丞相爲什麼把你薦給我，你該記得江丞相臨走時候對我們說了一句什麼話？江丞相爲什麼要在他的後園挖那個池子，在饒州城破之後，全家

跳水自殺。就算你已經忘記了江丞相，你難道沒有看見呂武爲了救我們被敵人殺死，那個老百姓余元慶爲了我們受傷之後跳了長江，那個船夫冒着性命的危險，陪我們挨餓，陪我們喫苦，不要一個錢的酬勞，送我們來到真州，他們爲什麼？

李（發狂一般）我不會忘記，我不會忘記，我知道，他們都是冤枉的！

杜 李茂，你真是發瘋了！

李 沒有，我沒瘋！（涕淚滿面）丞相，宋朝亡定了，沒有法子救了，丞相何苦呢？何苦呢！

文（痛心疾首）我要殺死你！

李（跪下來）殺死我頂好，我求之不得，丞相，殺死我，馬上殺死我……

【王姓都統自城內出，三五兵士後隨。

【杜潛急拉李茂起立。

王都統（下稱王）（深施一禮）丞相，我是苗太守部下的都統姓王。

文 是不是接我進城的？

王 丞相……（欲言又止）……揚州李庭芝大人來的緊急文書，對丞相不利。苗太守教我拿給丞相看。（袖出文書，拿給文天祥看）

文 (看他手裏的文書)……敵軍奸細……

「王都統執住文書下段，不給看下去。」

下頭！

王 (收回文書)看到這兒就夠了，下頭不必看了。

杜 (面目變色)說的什麼？

「文天祥嘆口氣，坐石上。」

王文書上說丞相是元兵派來的奸細。

那麼你們是來殺我的？

王 (躬身)不敢，不是苗太守的意思，是李制使的命令教殺掉丞相，苗太守不忍加害，可是亦不便留丞相在真州，所以派我來問丞相，現在想到什麼地方去。

文 (決然)到揚州去，見李制使。

王 去不得，揚州要殺丞相。

文 不管，我要去！

王 去不得。

文 建康，太平，池州，江州，全是敵兵，我現在無路可走，只有去見李制使，

教他相信我，一同商量恢復江山。

王 李制使一定不容丞相，我看丞相不如就在附近人家避一避再說。

文 活就活，死就死，都到揚州決定！

王 苗太守已經預備好了船，請丞相沿着江走，往南也好，回北也好，隨丞相的便。

文 回北？這是什麼話？難道苗太守也不相信我？

王 不瞞丞相，苗太守也說：丞相要是真被敵軍扣留，萬萬沒有帶着隨從逃脫出來的道理。

文 （厲聲）那麼他爲什麼不殺我？

王 （誠懇地）苗太守教我們見機行事，殺掉丞相。可是我們看丞相是這麼樣一個人物，我們怎麼敢呢。

文 （感動地）你們……

王 可惜我們力量太小，不能再幫助丞相了。丞相可千萬去不得揚州，揚州現在正貼了圖像榜文捉拿丞相。

〔王都統與衆兵向文天祥施禮，一齊走進城。

李 （冷冷地）丞相，我看得不錯罷？

杜 (大怒) 你! (一拳將李茂打倒，拔出胸藏的短刀要刺下去。)

住手!

杜 (住了手) 我要殺死他!

文 (搖手止之) 李茂，我不能留你了，你走好了。

李 (爬起來) 謝丞相。

【李茂一聲不響，向來路走下。

文 (目視李茂遠去，忽然地) 去喊他回來。

杜 (把刀收起來) 隨他去好了，叫他回來作什麼?

文 去叫他。

【杜澣喊着追下去。

【李茂，杜澣同上。

【李茂垂手不動。

文 (肅穆地) 我告訴你最後的一句話：將來總有一天，你會後悔自己走錯了這一步，到那個時候，只要我還沒有死，你儘管來找我。

【李茂不語。

文 現在你可以走了。

〔李茂轉身走去。〕

杜 (追上，抓住他的肩頭，厲聲) 告訴我！你到什麼地方去？

李 (止步，輕輕拂去肩上杜澣的手) 不必擔心，我決不會投降敵人。我回到老家去，喫一碗太平飯，過一過太平日子也就夠了。

〔李茂下。〕

〔杜澣默立。〕

〔文天祥向天上呆望。〕

〔天漸冥暗。〕

〔遠遠地守城兵亦進了城，悄悄地關了城門。〕

〔長天漠漠，明星閃閃。〕

〔風寒露溼，鼓角淒涼。〕

杜 (頹喪地) 丞相，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文天祥不答，站起身來，徬徨無主，四顧不知何所之。〕

(站住脚) 天地雖大，沒有我容身的地方了。(懷出匕首，引頸欲刺)

(急跑上前，奪下匕首) 丞相……

文 千辛萬苦，都白費了，呂武死了，李茂走了……

杜（戰抖的聲音）還有我，杜澣，死也要跟着丞相的。

文杜將軍，你說的話是真的？

杜我可以剖開心來給丞相看。

文你還願意跟着我受苦？

杜爲了國家，什麼苦都願意受。

文比現在還要苦，一千倍，一萬倍。

杜那怕是刀山劍樹，我都不離開丞相。

文（堅決地）好，我們渡海到溫州去！

杜溫州？

文要經過揚州去高郵，走城子河，到海陵，過海安、如皋到通州，渡海過揚子江，進蘇州洋，走四明、天台到溫州，去找張世傑都督立太子繼位，整頓天下兵馬，重新恢復江山。

杜馬上走？

文這幾千里的路程，步步都有危險，就在乎我們兩個人怎麼渡過。

杜（萬分堅決）是。

【昏暗中，從城牆邊走出兩個人。

杜 (一驚) 不好，有人！

〔兩人摸索前來。〕

杜 (怒喝) 誰？

人民甲 (輕輕地) 文丞相在那兒？

文 我就是文天祥！

人民乙 (高興地) 真在這兒。

杜 什麼人？

人民甲 我們是本地的老百姓，來找丞相的。

文 找我作什麼？

人民甲 聽說丞相要走，我們可以送丞相走。

人民乙 丞相先到我們家裏歇一歇，喫點東西。

人民甲 我們知道的太晚了，不然……

人民乙 (搶着說) 等一會兒再說，天黑了，丞相快走罷，好些人都等着丞相呢。

文 (無限的希望) 杜將軍。

杜 (興奮地) 我想起丞相說的那句話了，有這麼多的好百姓，我們一定會成功的。

〔幕下〕

第四幕

第一場

人物：

欽差 杜澣 兵士 文天祥 薛素素

一年之後，冬天。

五坡嶺上一個土丘，宋軍的臨時營地。

土丘上插「宋」字軍旗，有幾張石桌，石凳，四面有稀疏的枯藤老樹。侵曉的冬風呼嘯，軍旗飛舞，老樹悲鳴。

杜澣引欽差走上土丘。

兵士手持紫色袍帶隨上。

165

杜
袍帶就放在這兒。

「兵士把那袍帶放在石桌上。」

杜 去稟知丞相，說欽差大人已經到了。

兵士 是。

杜 再去吩咐欽差大人的隨從，說車不要卸馬，馬不要下鞍，準備隨時起程。
兵士 是。

「兵士下。」

欽差 （驚問）爲什麼？

杜 大人請坐下休息。

欽差 車子？爲什麼？

杜 大人不知道，敵兵二十萬分四路進攻，離我們只有二十五里了。

欽差 （失驚）有這種事！

杜 我們只有五萬兵，衆寡不敵，前鋒已經敗退下來。

欽差 文丞相呢？

杜 丞相正在調動全軍，分頭迎戰，說馬上就來。

欽差 （懊喪地）我來的不巧。

杜 委屈了大人，一點兒款待都說不上。

欽差 杜將軍太客氣了，讓我越發慚愧。

杜 大人遠道而來，這不分晝夜，馬不停蹄，爲了傳達皇上的一點德意，到了這兒……

欽差 杜將軍，滿朝大臣都在想念着文丞相同將軍們，兵士們。他們沒有一天不在說着，說文丞相死裏逃生，渡海來朝，十一月克復汀州，十二月出石城取寧都，今年十月進兵漳州，三月收復梅州，五月克贛州，六月零都大捷，開府興國縣，殺亂臣，平土匪，天下豪傑聞風響應……文大人同將軍們那兒有一時一刻的休息？我們那兒抵得上文丞相十分裏一分的辛苦……（焦慮地）可是，可是這一回？

杜 這也不必發愁，這就是又一次會戰就是了，也許又是一次勝仗呢？……

欽差 （感傷地）文丞相！文丞相！

杜 大人！風裏，雨裏，山裏，海裏；提着心，弔着膽；喫不飽，睡不暖；坐不安。一年，兩年，十年，幾十年，有誰能體貼這孤臣孽子的心腸！

欽差 是天賞給大宋朝這三根擎天柱啊！（激動地）文天祥！張士傑！陸秀夫！

杜 所以我們都相信，大宋朝是不會亡的！

欽差 我們只能勝，不能敗，我們再也敗不得啊！

杜 幾年以來，我們都是在死裏求生。（回顧）丞相到了。

〔兵士前行，文天祥戎服上。〕

〔兵士侍立。〕

欽差 文丞相。

文 辛苦欽差大人，現在軍情緊急，沒有客套了。我們從簡吧。

欽差 是！（當中立定，袖中展出聖旨）文天祥接旨！

〔文天祥，杜濟，兵士皆下跪。〕

文 萬歲！

欽差 （讀那聖旨）「觀文殿大學士、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史、都督諸路軍

馬文天祥，特授少保、信國公。」

〔文天祥跪接了聖旨。〕

欽差 （回身將袍帶捧在手上）皇上恩賞信國公文少保戰袍玉帶。

文 萬萬歲，萬萬歲！（起立，接袍，把腰帶繫在腰上，袍披在身上）

欽差 丞相辛苦！

文 文天祥只有慚愧。（關切地）皇上年體康健？

欽差 皇上好。

文 皇上還在讀書？

欽差 是的，陸秀夫陸丞相，每天早晨給皇上講書，大學章句已經快讀完了。

文 (微笑) 皇上只是個七歲的孩子呀！

欽差 這身戰袍就是皇上親手賞賜的。我們動身的時候，皇上抓住了車輪子吵着

要來，後來陸丞相抱了皇上回去。皇上說看不見文丞相，氣得哭了。

文 (笑了) 聽說皇上安好，讓我去轉知全軍將士，會給大家多少安慰。

欽差 皇上說要看見丞相穿上這件戰袍，他才高興呢。

文 是。天下平定之後，文天祥一定穿着這身袍帶去叩見皇上。

欽差 我們都盼着這一天。

文 朝裏的情形？

欽差 左丞相陸秀夫執掌朝綱，大元帥張士傑整頓軍馬，國事的確是在好起來。

文 那就好了。

欽差 動身的時候，奉太后之命，叫我致意丞相，要丞相多多保重。

文 謝謝太后恩典。

欽差 太后又問，丞相夫人同家眷，現在都在身邊？

文 兩年前從文山出兵，就同家人分散了。不幸家鄉失守，全家老幼一同淪陷。

今年三月間克復梅州，居然一家團聚，是出於意料之外的。

欽差 這真要恭喜丞相。

文 (搖頭) 不過，一家團聚，終究是將來的事。如今我們又準備分散了。

欽差 (驚) 丞相怎麼說？

文 馬上大戰將啓了，文天祥已經無心，也無力照顧家小。幸而欽差大人來得湊巧，我正要拜託欽差大人。

欽差 (躬身) 當爲效力。

文 (回顧坡下) 素素上來。

〔薛素素上。〕

文 這是欽差大人。

〔薛素素向欽差施禮。〕

文 這個女孩子名叫薛素素，原是文山家居時的一個歌女；兩年來全家老小流離顛沛，都虧了她照料扶持，如今又要由素素帶着他們逃難了。

欽差 (驚敬地) 唔！

文 荆妻同一子二女還有同僚中的家小，一共四十多人，現在都已在山下等候。拜求欽差大人回京之便，帶領他們一同走。

欽差 是。

〔薛素素低聲掩泣。〕

文 素素，我也在這兒謝謝你。

薛 (跪在文天祥面前，泣不能仰) 大人……

文 (扶她起來) 起來。

薛 大人多多保重……

文 去告訴夫人，我們不久又會見面的。

薛 (含淚) 是。

文 快去罷，在車上等着，馬上就動身了。

〔薛素素下。〕

文 欽差大人，文天祥自從文山興兵以來，以身許國，兩年之中不曾顧及家人子女。(拭淚) 可是如今生離死別，卻也不免兒女之情，非常慚愧，但求欽差大人不要見笑。

欽差 丞相說這樣的話，才真叫我慚愧死。

文 欽差大人就趕緊回去罷，車馬都準備好了。

欽差 這兒的戰事？

文 我們這回不幸中了敵人包圍之計，大兵被阻在外，不能調回，要以寡敵衆，已經選定了五坡嶺做我們的戰場。

欽差 這不是太危險？

文 敵兵一共有二十萬人，統軍的是大將張宏範，勝敗不可知，然而我們的五萬子弟兵都要以死報國的。（南面而跪）現在拜託欽差大人轉奏皇上，轉告陸秀夫丞相、張士傑元帥同全國臣民。說文天祥同他的五萬好兄弟叩謝隆恩，說他們都是一個心腸，一個力量，只有向前，不會退後的。

欽差 （含淚點頭）……

文 （緩緩起立，欽差扶之）欽差大人可以走了。

〔戰鼓聲起。〕

文 戰事發動了，大人快走！

〔杜濟全身披掛，佩劍衝上。〕

杜 丞相！

文 杜將軍，快護送欽差大人上車！（拔出劍來，另一支手拔起那幅軍旗）

欽差 （深施一禮）走了！丞相保重！

〔四下馬嘶人喊。〕

〔舞臺全暗。〕

第二場

人物：

元將 元兵 杜滸 文天祥

當日深夜。

是血戰了一晝夜之後。

還是那個土丘，宋軍敗退，已被元兵占領，原來插着「宋」字軍旗的地方，架起一個「元」字的大燈籠。

一個元兵執戟而立，但是頭伏在手上，象是睡着了。

月落烏啼，夜黑風高。

一陣馬蹄聲由遠而至。

蹄聲停下來。

有頃。

一員受了傷的元將蹣跚地走上土丘來。

身上的傷口使他痛苦，但是他心裏很快活，走到那睡着了的兵士旁邊。

元將 (用手裏的馬鞭子向那兵士身上打了一下) 醒醒!

〔兵士驚醒了，元將卻一交跌倒在地下。〕

元兵 (大驚，舉起手中的兵器) 誰!

元將 (發怒) 大膽的東西! 這時候睡覺!

元兵 (清醒過來，揉着眼睛) 實在是又倦又累。

元將 扶我坐起來!

〔元兵扶他坐在石凳上。〕

元兵 將軍受傷了，我扶你到帳篷裏去。

元將 不要，我要在這兒等，我要面見元帥。

兵士 是。

元將 (手撫傷處) 哎喲!

兵士 怎麼了?

元將 不要緊，我熬得過去。這一仗打了一天一夜，真是從來也沒有的血戰。

元兵 是的。我站在這兒看得清清楚楚，到底是人多占便宜，我們打贏了。

元將 (掩不住心裏的快活) 殺敗了宋軍五萬，生擒了丞相文天祥!

元兵 (驚喜) 是元帥擒住的?

元將 (得意的) 元帥還不知道。

元兵 (肅然起敬) 是將軍的頭功!

元將 (哈哈大笑) 馬上就可以押到，還得請元帥發落。

元兵 這可好了。這仗總快打完了，我們可該過過太平日子了。

元將 這日子不遠了。今天五坡嶺捉住了文天祥，馬上大軍東下，再攻破張士傑的水軍，活捉住陸秀夫跟宋朝的小皇帝，大元朝就能統一天下了。

元兵 誰也忘不了將軍的第一功的。

元將 (指着身上的傷口) 這第一功不是空手換來的，(倒身傾聽) 他們押解文天祥來了。

〔杜濬身披文天祥的紫色戰袍，冠落髮散，血流被面，反縛雙手，挺胸走上了土丘。

〔元兵多人，提刀在手隨上。

元將 扶我起來。

〔元兵扶他立起身來。

元將 文丞相，多多得罪，(顧盼自雄) 這也是兩國交兵事不由己，頂天立地的文丞相，會落在我的手裏。多少總有點兒天意呀!(得意狂笑)

〔杜濬側身站定，一語不發。

〔衆元兵閃作一排。〕

元兵 元帥來了！

〔元帥伯顏手持馬鞭走上土丘，又回身把馬鞭交給隨身兵士。〕

〔土丘下，伯顏元帥的馬長嘶一聲，林木皆響。〕

元將 （躬身）元帥。

伯顏 喲，你受傷了。

元將 末將受傷不足道也，卻小小的立了一功。

伯顏 是什麼？

元將 末將生擒了文天祥，要請元帥發落。

伯顏 （訝然）文丞相？

元將 正是！（偏過身來）

〔伯顏看見了杜潛。〕

〔伯顏一笑，但立刻又收斂了笑容。〕

〔伯顏走上前，解去杜潛手上的繩索，打量了半天。〕

〔元將正欲有言。〕

伯顏 這是文丞相麾下的杜潛將軍！一年以前我有幸同將軍在臨安城外皋亭山的

大營裏見過一面。

元將 (失了神) 啊？什麼？

伯顏 誰告訴你這是文丞相？

元將 (赧然) 他自己。

伯顏 (搖頭) 你中了金蟬脫壳之計，我認得他是杜濬杜將軍。

杜 你認得已經遲了，文丞相已經走了。

伯顏 (走進前，手拍着杜濬肩頭) 杜將軍！我這一回調動大軍二十萬，養精蓄銳六個月，決不會再像一年以前駐紮皋亭山時候那麼疏忽了。(顧左右兵士)

有請文丞相！

杜 (面目變色) 你說什麼？

〔元兵二人下。〕

〔元將支持不住，搖搖欲倒，伯顏揮手示意，那兩個扶他的兵士就攙他下土丘，走了。〕

〔文天祥披髮負手，徐行上坡。〕

文 (慘淡地) 杜濬！杜濬！

〔靜寂。〕

〔杜濬突然打倒了身旁的元兵，奪下了他手上的刀。〕

〔衆元兵驚叫，準備交手。〕

〔伯顏踉蹌後退，拔劍出鞘。〕

文（沈靜地）杜濬！人事已盡，這才真到了我們從容赴義的一天！

杜丞相！杜濬受國家厚恩，不負丞相教訓，今天雖死無恨！

〔杜濬舉刀自刎，仆倒土丘之上。另一隻手挑開了披在身上的紫色戰袍，落下來，恰恰覆住了他的屍身。〕

〔衆元兵紛紛倒退。〕

〔伯顏手中劍落地鏗然有聲。〕

文（沈默良久）杜濬！杜濬！

〔天將破曉，曙色遙昇。〕

〔有戰馬長嘶。〕

文（走上一歩）血染就的河山！淚流成的大海！死難的英魂保佑！大宋朝有的是無數萬萬的人民！

〔日出東方，陽光如血。〕

〔冬天的曉風，迎面襲來，吹動了文天祥同伯顏的征衣。〕

〔幕下。〕

第五幕

人物：

文天祥 伯顏 獄卒張千 薛素素 元世祖 兵士數人
牆外人（不上場）

匡山的風吹到北方的元朝都城——燕京。

兵馬司監獄。

土室中。

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汙下而幽暗。

雨潦四集，諸氣萃然，浮動牀几。

牆壁剝落頹敗，有木框窗戶透光，可見室外天色。

清晨。

從窗戶中外看是陰沈的風沙天氣，天上有幾片灰色的雲在追逐着，慘淡的陽光斜照入室。剛剛刮過一陣狂風。

室中一几一榻一石凳之外，別無長物。

文天祥青衣小帽，閉目垂頭，坐在榻上養神。

除了室外的風聲外，室內是靜靜地。

牆外面窗子底下，有沈重的脚步聲來回地走。

那脚步聲停下之後，傳進來一聲蒼老的含着無限怨恨的嘆氣。

那嘆息聲驚動了冥想着的文天祥，他慢慢地擡起頭來向窗外望了一眼。

然後他仍舊垂下頭去。

遠遠有雜亂的聲音傳來。

鞭爆聲。

鑼鼓聲。

畫角音樂聲。

人聲歡呼。

這些聲音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

聲音微微震動了文天祥一下。

漸漸地又靜了下來。

風還在一陣一陣地吹。

獄卒張千悄悄走上。

張千（下稱張）（趨向文天祥身旁，輕輕地）文大人，文大人……

文（擡起頭來）什麼事？

張伯顏元帥來拜訪大人。

〔伯顏官服披斗篷上。〕

〔文天祥立起身來。〕

伯 丞相好。

文（示意伯顏請坐）……

〔兩人各坐好。〕

〔張千侍立。〕

伯（環首四顧，不覺惻然）丞相太苦了。

文（心平氣和）不苦。

伯（微笑）丞相真是……丞想想看，來到北京已經三年了，這三年的苦，不是平常人受得了的。

文我不能救國家，安社稷，罪孽深重，這點苦正是應該受的。

伯（對張千）丞相現在喫的什麼飯？

張回稟元帥，文丞相到北京之後，說絕不喫官家的飯，前兩年都是用他自己的

錢，去年錢用完了，小人們正在發愁，馬上就有了一個人，每天親自送飯來給丞相喫。一年以來，從沒有間斷過。

伯（訝然）這人是誰呢？

張不知道，每天把飯攔在門口他就走了，從來不露面，小人看見過他的背影，是一個長得很高大魁梧的人。

伯（笑着）丞相，安知不是我們故意弄的玄虛，欺騙丞相仍舊喫了一年我們元朝的官飯呢。

文（搖頭）不，那人是我從前的生死朋友，他應該送飯給我喫的。
張可是丞相並沒有見過那個人。

文雖然他不來見我，然而我知道是他。

伯那也只好由着丞相，（正色而言）現在我想請求丞相一件事。

〔張千退下。〕

文只要我做不到。

伯宋朝的大勢已去，不能復興，丞相也會這麼覺得罷？

文（點頭）也許是的。

伯然而還有許多不知天意，不識時務的人，妄想抵抗王師，自不量力，非常可

笑。

文 他們是在盡他們自己的責任，並不可笑。

伯 要去平復他們，在我是易如反掌，不過幾年以來，血戰不休，我們皇上不願意再殺害生靈，要救他們，不教他們死。

文 怎麼救法？

伯 設法勸他們歸降。

文 他們是些什麼人？

伯 厓山的陸秀夫，張士傑，還有建陽府的謝枋得。

文 來找我作什麼呢？

伯 請丞相寫兩封信，曉以大義，教他們投降，以免生靈塗炭，自己也好全軀保妻子。

文 我非常感謝元帥的好心。

伯 （高興地）丞相答應了我。

文 （沈痛地）我自己不能救國家，反而教別人背叛國家，這當然是辦不到的。

伯 丞相不寫？

文 自然不寫。

伯 (威嚇地) 那麼大兵一到，他們都會死。

文 (沈沈地) 正好的是他們都有一顆必死的心。

伯 這樣的死，於國家並沒有好處。

文 元帥的話說錯了，我有兩句詩念給你聽。

伯 我在這兒領教。

文 這兩句詩就是：「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兩句詩如石破天驚，動人心魄。〕

〔兩人無語久之。〕

伯 (讚嘆地) 只有丞相這樣的好人，才做得出這樣的好詩，原諒我剛才欺騙了

丞相，這件事不能再瞞着丞相了。

文 (滿腹疑團) 什麼事呢？

伯 丞相方才一定聽見外邊放爆竹，敲鑼鼓，人民在高呼萬歲罷？

文 (一怔) 聽見的，這什麼？

伯 他們在慶祝大元朝已經統一了天下。

文 (大驚) 你說什麼？

伯 丞相不要急，這也是天意所歸，二月初六那天，會戰厓山，宋師全軍覆沒，

陸秀夫背負宋帝投海而亡，張世傑也舟沈淹死了。

這是真的！

伯 不敢欺騙丞相。

文 (哽咽着，垂下頭去) 唉……

「靜靜地。」

伯 丞相不必難過。

文 謝枋得呢？

伯 我剛才亂說的，謝枋得在弋陽兵敗之後，遁跡荒山，去年本朝訪求江南人才，押送進來，誰知道他在半路上絕食而死了。

文 他們總算是死得其所。

伯 (輕描淡寫地) 不過有一件事倒可以告訴丞相：河北中山地方有一千多人，打着「宋」字旗號，爲首的人，自稱宋主，說要打進北京來援救丞相。可是在我們看起來，這不過是一羣瘋子罷了。鏟平他們，是不費吹灰之力的。

文 (嚴肅地) 元帥不會把他們看得這麼輕罷？這才是個使我高興的消息。這叫做：「人心思宋」。

伯 (站起身來，誠懇地) 丞相被囚三年，久而不屈，忠義之聲盈滿天地，爲國

爲己，早已了無愧色。

文（垂頭不語）……

伯（從容地）現在國亡了，忠孝的事情，也已經盡了。大元朝將要興辦學校，重開科舉，丞相在大宋是狀元宰相。大元的宰相除了你還有誰做呢？

文（淚流滿面）國亡了，沒有法子挽救，做臣子的真是死有餘辜，怎麼能夠敢逃一死，再起兩樣的心思呢。

伯國已經亡了，丞相就是死掉，怕也不會有理會的。

文（勃然）商朝亡了之後，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上，亦不過是盡他們自己的心罷了，那兒會想到沒有人理會！

伯（變色，深深一躬）我不敢再勸丞相，我是奉皇上諭旨來的，既然丞相執意不從，我只好去稟明皇上，請皇上另想辦法。

文就請元帥代爲稟告，說文天祥只求一死！

伯（點頭）告辭丞相。

〔伯顏返身下。〕

〔文天祥目送伯顏出門，瞠目呆立。〕

〔天被風吹成黃沌沌的顏色。〕

【一陣風有黃沙吹進窗來。

【文天祥回過頭去，看見吹進來的黃沙。

【窗外面忽然又傳來了一聲幽幽的嘆息。

文
（上前一步）不要總在這兒嘆氣，嘆氣是沒有用的！

【外面又長長地出了一口氣，聲音便遠去了。

【文天祥搖着頭，慢慢地走向榻上坐好。

【張千跑了進來。

張
（低聲）丞相，有人來會。

文
誰？

張
一位姑娘。

【張千匆匆下。

【文天祥目向外看。

【薛素素淡裝上，站在門口。

文
誰？

薛
（茫然）這是大人！

文
是誰？

薛素素站在門口不動。

文 (大聲) 是誰?

薛 (快步上前跪在文天祥膝下，低頭哽咽) 大人……

文 到底是誰?

薛 大人不認識我了。(擡起頭來) 我是……

文 (注視有頃) 薛…… (驚喜地) 薛素素。

薛 (流着淚) 可……可真看見大人了……

文 (扶她起來) 不要哭，告訴我，你怎麼來的?

薛 找了大人五年了，老天爺又讓我見了大人的面。

文 夫人呢?

薛 夫人在故鄉出家了。

文 公子呢?

薛 空坑戰敗以後，公子在亂兵裏失散，至今不知下落。

文 兩位小姐?

薛 柳小姐去年病死了，環小姐在外頭流落了兩年，現在才知道在西寧州。

文 咳……我也顧不得他們……

薛 (四下張望) 大人，這屋子怎麼能住啊？

文 是的，比馬槽豬圈還要髒，不是人所能忍受的，然而我已經住了三年了。

薛 這樣的地方住了不要生病嗎？

文 (搖頭) 我居然沒有生病。

薛 可是大人頭髮都白了。

文 白髮三千丈，丹心百鍊剛。

薛 大人太苦了。

文 (慈祥地) 你還不懂。半生憂患，十載干戈，歷經了榮枯之場，勘破了生死之

門，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履險如夷，以苦為樂，什麼也不能侵害我。

薛 我真是不懂。

文 坐好，你聽我說。

〔門外忽有人馬之聲。〕

〔張千面無人色，狂奔而入。〕

張 大人，(喘着氣) 皇上駕到！

文 (一驚) 皇上！那末你帶她避一避。

張 是——

〔張千匆匆偕薛素素下。〕

〔文天祥起立，略整衣冠。〕

〔門外人聲肅靜。〕

〔元世祖大步走入。〕

〔伯顏後隨。〕

〔衛士數人執戈侍立。〕

元世祖（下稱元）（立定四望，打量着文天祥）這就是宋朝的文丞相？

文（長揖）是的，宋少保信國公左丞相文天祥參見元主。

元（坐在凳上）坐下罷。

〔文天祥端坐榻上。〕

〔伯顏侍立元世祖側。〕

元 三年以來，委屈了丞相。

文 不敢。

元 我想跟你談談。

文 恭聽訓教。

元（氣勢浩蕩）自古以來有沒有身為大臣，將宋朝城郭土地給了別人，而自己

卻又私自逃走，（大聲）有這種人沒有？

文 這是說的六年前，我在京口逃難的事嗎？（侃侃而談）把宋朝土地送與他人，這一定是賣國的臣子，賣國的臣子是有所利而爲之，是不必逃走的。逃走的一定不是賣國的臣子。六年前臨安危急的時候，我奉了聖旨，到伯顏元帥軍前去作使臣，卻被伯顏元帥不顧信義，拘押住我不放還朝。更不幸有奸臣獻國。國亡了，我應該死的，所以沒有死，因爲度宗皇帝兩位太子逃亡在外，國家有復興之機，因此我才逃走了。

元 你拋棄了度宗皇帝策定的幼主，另外立別的太子爲皇帝，這樣妄作主張，置先王遺命於不顧，也能算作忠臣嗎？

文 度宗皇帝策定的幼主作了俘虜，在那個時候：「社稷爲重，君爲輕。」我別立太子爲君，是爲宋朝社稷打算，自然是忠臣。

元 （語塞）這……話對嗎？

文 當然對的，一百五十年以前，金人南侵，徽欽二帝蒙塵，高宗渡海稱帝，大宋才得復興。那時候跟隨二帝蒙塵的乃是秦檜這一般奸臣，而擁戴高宗光復國家的是岳飛韓世忠這些人物，誰忠誰奸，用不着我說！

「元世祖與伯顏見文天祥應對如流，不覺相顧失笑。」

元 我再問你，你前後立了兩個皇帝，到底作出什麼功勞沒有？
文 立君所以保全國家，談不到什麼功勞。

元 既然知道做不成功，何必做呢？

文 作臣子的對於國家，就如同作子女的對於父母一樣，父母不幸生了重病，雖然明知道不能治好，然而沒有不肯用藥請醫生的道理。我只要活一天，就要盡我一天的心。實在不能挽救，我只好諉命於天。文天祥到了今天，有死而已，何必多說！

元 （感動地）我不能教你死。

文 （聲淚俱下）大宋朝立國三百年來，從沒有無道的君主，從沒有忤逆的人民。不幸母老子弱，權臣誤國，朝綱敗壞，元朝利用了那些叛將叛臣，攻入國都，毀了大宋的宗社。在這風雨飄搖的時候出掌危局，不能重挽狂瀾於既倒，眼見到國亡家破，我怎麼能夠再活着呢。

元 （站起身來，誠摯地）文丞相聽我這一句話，你只要把你對宋朝的這一點忠心轉移給我，我就拜你做大元帥的中書宰相。（說完便背轉身去）

文 （躬身）文天祥受國家厚恩，國亡，可死不可生，如今我只求一死。

【元世祖無可奈何，焦躁起來，作眼色向伯顏示意。

伯 文大人，皇上的意思，說你如果不願意做宰相，就做樞密也好。

文 元帥，不是文天祥固執不從，禮有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
夫，不可以圖存，」請元帥代為轉奏，就說文天祥一死之外，別無所圖！

〔元世祖陡地掉轉身來，怒容滿面。〕

〔元世祖雙目灼灼，注視文天祥不少瞬。〕

〔文天祥兀立不動。〕

〔元世祖頓足似下決心，轉身疾下。〕

〔衆衛士隨下。〕

伯 （執文天祥手，函義無窮）丞相……

〔伯顏下。〕

〔風一陣緊一陣。〕

〔天色更爲慘淡。〕

〔文天祥回過身去，怡然自得地觀看着外面天色。〕

〔門外人馬之聲漸遠去。〕

〔薛素素與張千惘惘然而入。〕

文 （安詳地）你們來得好，正好看見我死。

張 (茫然) 什麼?

薛 (痛苦萬分) 不會的……大人…… (哭起來)

文 不要這樣，現在來聽我講剛才對你沒有說完的話。

〔張千與薛素素直立不動。〕

文 你們可以看看我住了三年的這間土房子是污穢的，幽暗的像地獄一樣。

〔風。〕

〔牆外嘆息聲又起。〕

〔薛素素一驚，剛要說話。〕

文 (用手止之，繼續說下去) 下雨的時候，那水氣可以浮動我的牀榻。地下是潮溼的，那上蒸的土氣，可以教我嘔吐。暴晴暴熱，日灑風吹，陰溝裏的臭水，腐爛了的死老鼠，這種種的惡氣，就在三年裏不斷地循環，然而卻一點也侵犯不了我。

薛 爲什麼呢?

文 因爲我在修養我自己，你們知道我修養的是什麼？這就是「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肅穆地) 浩然之氣，乃是天地間的正氣！

〔天更陰暗。〕

〔風不停。〕

〔薛素素與張千似漸領悟，閉目靜聽。〕

文

（在榻上危坐，發聲如金聲玉振）天地之間有一種正氣，由這種正氣，發生出種種不同的形狀。在下面形成山川河嶽，在上面就是日月星辰，在人類之間，就是一種「浩然」之氣，充沛在廣大的天地之中無所不在。當國家承平的時候，這種浩然之氣，可以在朝廷上大放光明，亂世能顯出人的節烈，這節烈的浩然之氣，就永遠名垂青史，萬古流芳；共河山不朽，與日月爭光。

〔牆外又一聲長嘆。〕

文

（向外看了一眼，點了點頭）張良鐵椎刺秦王。蘇武出使匈奴十九年，白首還鄉。嚴將軍頭可斷，不可降。稽侍中血濺御衣。張睢陽嚼齒盡節。顏常山斷舌死義。管寧不受高官，清操勵冰雪。諸葛亮兩上出師表，鬼神泣壯烈。祖逖聞雞起舞，擊楫渡江。段秀實象笏擊賊，忠義無雙。這就是滂溥於天地之間的浩然正氣，千秋萬古還教人想像他們的忠烈，天地是靠了這種浩然之氣纔能存在的。

〔風更大，天愈陰沈。〕

〔遠遠有隱約的鑼聲。〕

文 正氣所到之處，百邪自不可當，生死榮辱，更是不值一顧，所以這陰慘的地獄，正是我安樂的天堂了。

窗外人聲（顫顫微微地）丞相……

張（失聲喊出）就是那個人？

薛（恐怖地）誰？

窗外人聲（有如鬼哭）丞相……

文（向着窗外）現在你該知道了，亡了國的人，是不會有太平飯喫的，也不會有太平日子過的！

「外面的人喘息着。

文 不要再難過了，過去的事，我們就讓他過去吧。

窗外人聲（乞憐地）丞相……

薛（對張千）到底是誰？

文 從今以後，要記住我的話，國家雖然亡了，我們還有千千萬萬的人民，只要人心不死，就是恢復有望。而人心不會死的，就在乎我們世世代代，子子孫孫，振奮精神，自強不息。

窗外人聲（堅定地）丞相！你放心！

文 感謝你照顧了我這一年，現在你可以去了，去做你應該做的事情！
牆外人聲 丞相，你放心！

〔靜默半晌。〕

〔狂風怒吼，天上黃沙翻捲。〕

文 （回過頭來）他說什麼？

薛 他說：「丞相，你放心！」

文 說得好！（感慨地）一年裏，他從來不敢進來看我一下，現在他去了。

薛 （迷惑地）大人，這是誰呀？

文 你該聽得出他的聲音，他是李茂。

薛 （一把抓住文天祥的衣袖）我忘記告訴大人一件事！

文 什麼事？

薛 城裏的人都在議論，說有我們的兵要攻進城來，救大人出去。

文 是的，伯顏元帥已經告訴我了。

薛 （大驚）怎麼！他們都知道了！

文 他們當然會知道的。這也就是他們爲什麼要馬上殺掉我的緣故。

薛 （如夢初醒，痛苦地）不會的，大人，不會的……

「忽然牆外」拆，拆，拆」地敲了三聲。

「窗外撒進一把沙來。」

「文天祥，薛素素，張千同時回身向窗間驚望。」

「窗外火光一閃，緊跟着一個圓形物擲進來，落地鏗然有聲。」

「張千俯身將那東西拾了起來。」

是什麼？

張（茫然）一塊小石頭，包着一張紙。

薛（拿了過來，打開那張紙）上頭有字！

文念給我聽。

薛「……明日深夜，兩路義軍……燒護城河蘆葦……舉火為號，必可成功……

請丞相無憂。」（擡起頭來，興奮地）大人！就是我們的人！

文（感嘆）事情不這麼容易啊！何況這已經太晚了，我等不及他們了。

薛（央求地）大人不這麼想……

文（愉快地）我非常高興！他們真正地告訴了我，這些事情都是真的。大宋朝

的興復在望，我死而無恨！

「鑼聲漸近。」

【天色益趨幽暗。

薛 (恐懼地) 風把天都刮黑了。

【鑼聲更近。

薛 好怕人的聲音！

張 這聲音不對！

【一陣馬蹄聲從窗前馳過，號角遙吹。

張 (大驚) 不好，要出事！

【張千跑了出去。

門外大聲喊 萬歲有旨：請文丞相歸天！

【薛素素撲向文天祥足下，泣不能言。

【一排帶甲執戈兵士，舉火把站在門前。

【大風揚沙石。

【雲冥晝晦。

【文天祥挺身而立，意態從容。

【風聲裏，鑄就了這尊鐵一般的形態，象徵着中華民族歷劫不滅亙古長存的偉大的國魂。

【幕下。

吳祖濂劇集：風雪夜歸人（三元）少年遊（三元）牛耶織女（二元八角）

正 氣 歌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月初版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三版

每冊定價國幣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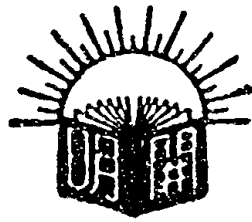
印刷者	發行者	著作者
開明書店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吳祖光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102P.)

氣 D404

0.30



.6

0.30
1977
-30